

绘图施公案

一
函
九
册
函

繪圖施公

案五集

卷一

第一回 褚壯士一意順施公 賀人傑千里投天霸

第二回 黃天霸仗義撫孤兒 施賢臣誠心留壯士

第三回 賀人傑神技取風旂 余成龍巧智盜印信

第四回 施賢臣丟失印信 眾英雄讓訪強人

第五回 張桂蘭緩語勸人傑 褚壯士暗地訪成龍

第六回 余成龍激走褚標 賀人傑智誘任勇

第七回 余成龍誤留賀人傑 施賢臣獨遣李公然

第八回 李公然再往摩天嶺 賀人傑初探凌虛樓

卷二

第九回 小英雄下山送信 老壯士回署領兵

第十回 黃天霸失破摩天嶺 賀人傑火燒凌虛樓

第十一回 繳印信人傑立功 敬河神賢臣致祭

第十二回 風捲麻裙含冤待白 塵埋繡履抱屈難伸

第十三回 張掛榜文招尋繡履 追伸冤屈拘賀公堂

第十四回 一官拚棄賢令開棺 雙履招來冤民出獄

第十五回 抱布買絲賢臣私訪 叩門投宿豪士洩機

第十六回 再開棺甘為佐證 重對質立破沈冤

第十七回 淮安府鄉民告狀 蛇蝎廟巨寇行兇

第十八回 因驚成病弱女全身 見色貪淫員娘慘死

第十九回 漕督府老褚標獻計 招賢鎮金大刀曹奉

卷三

第二十回 張桂蘭被劫以蜡廟 老褚標追探水龍窩

第二十一回 老褚標暗約黃天霸 張桂蘭巧擊曹德功

第二十二回 水龍窩眾寇遭擒 招賢鎮強徒示眾

第二十三回 韓侯廟英雄救弱女 花神祠太歲活遭殃

第二十四回 柳溪村李公然訪案 陶家廟賀人傑贈金

第二十五回 賀人傑有心盜員外 李公然無意救公差

第二十六回 安人好德妻子陳情 惡霸驚心英雄得意

第二十七回 施賢臣因公叅縣令 朱壯士拔義救書生

第二十八回 報水災賢臣查賑 勘河道父老攔輿

第二十九回 黃天堪怒擒水怪 何路通獨探龍窩

第三十回 假水怪抗敵盡遭擒 真妖魔待人方出現

卷四

第三十一回 斗姥閣放膽獨降妖 殷家堡同心議劫餉

第三十二回 失餉銀關泰受傷 急頒兵計全報信

第三十三回 國法難容典師問罪 天良不昧遣書通情

第三十四回 賽仁貴獨擋護莊河 李公然一打殷家堡

第三十五回 雙槍手巧敵關小西 一聲雷嚇退金大力

第三十六回 何路通一探護莊河 黃天霸二打殷家堡

第三十七回 賀人傑巧計敗賽花 郝素玉軟鎚打殷勇

第三十八回 發號令再渡護莊河 決夜戰三打殷家堡

第三十九回 思罷戰馳信請良朋 怨求和甘心許幼女

第四十回 朱光祖力主和議 施賢臣慨諾姻緣

新出五續施公案清列傳卷一

第一回 褚壯士一意順施公

賀人傑千里投天霸

前集中已說到施公將落馬湖猴兒李配等人拏獲就地正去後即赴淮安漕督本任。按印任事。暑是風清弊絕。廉正自持。那時候補實缺人員內有一二貪贓枉法的見著施公恩威并至。嚴厲難犯。也不敢輕試。一嘗趕將從前積習。痛除殆盡。加以黃天霸關小西計全何路通李崑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以及張桂蘭郝素玉這一班男女武士將個個皆感施公恩德。無不盡心竭力。幫著施公為地方上除暴安良。代國家出力。以致道路傳談皆言施公清廉正直。這且不表。且說褚標自黃天霸去褚家莊打聽落馬湖消息以後。褚標逐日探訪。後來知道施公業已放出猴兒李配。俱已拏獲正法。又聞施公已赴漕督本任。此時褚標就想前去淮安。忽有他個至好的舊友。道從淮安到來。順道來訪。褚標便留他便飯席中談起施公許多好處。褚標聽了。恨不得即刻前去看看施公的新政。因此決計前去。他那朋友過了一日。也就他往褚標打點了行裝。又買了好些土產。諸事停妥。這日帶了一個莊丁家裡現成的驛車。將所有行李各物裝上車子。又帶了防身的兵器。帶著莊丁。趕動驛車。直往淮安進發。不一日。已至淮安。褚標並不另住客店。一直就往總漕衙門。而來在轅門外將驛車停住。叫帶來的莊丁看守。他却進了頭門。也不問清白。大踏步直向裡走。那轅門上文武巡捕官見著褚標。那種猴兒頭帶灰色粘帽。身穿土布大袍。腳著班太藍布百納鞋。腰繫一根藍布束腰。黑黑的面龐。兩道濃眉。一雙圓眼。大鼻梁。潤口。領下一部銀一般白鬚。雄糾糾走了進來。不知他是個甚麼人。遂上前問道。你這老頭子。好不知進退。你知這是什麼地方。你不會見轅門口挂著虎頭牌。上寫督轅重地。快走出去。說著就有好兩個親兵。前來趕他。褚標見此光景。也知道自已凶莽。并不怪忙。對着巡捕官打了一恭。推著滿臉的笑。向巡捕說道。諸位老爺們。有所不知。咱有個至好的朋友。姓黃名天霸。現在施大人面前。做中軍副將。咱特來尋他。叙談叙談。既是衙門內不許閒人擅進。就煩諸位派個人進去。向黃天霸通報一聲。就說褚家莊褚標特來與他相會。一來與他叙談些濶別。二來給大人請安。咱就在這兒候信。再行進去便了。那巡捕官聽了這話。暗道。這老兒還與我們大人相識。又與咱們中軍是至好的朋友。看他這樣。大概也是個強盜出身。咱們幸而不得罪於他。不然要被黃副將知道。咱們定然要討沒趣。巡捕官一面暗道。一面也帶笑答道。原來你老與咱們衙門裡黃老爺至好。咱們實在不知。到多有得罪。但是黃老爺雖是督轅的中軍官兒。他却另有自己的衙門。除三八衙門。期來此辦公。平時却不在這裡。有時大人傳見他。纔來呢。咱們派個人領你老去到那巡捕官。即派了一名親兵。帶領褚標向黃天霸衙門而去。褚標亦喝令莊丁。趕著驛車。一同前來。不一會。已到當由親兵到號房內。先說明原委。那當差的。即通報進去。此時褚標站在大堂上立等。不過一刻。只聽裡面傳出一聲。伺候那衙門內兵役。個個齊立兩旁。又見轅門開。黃天霸打從後閣後走出。趕著人將後閣仍然關閉。黃天霸將褚標讓入書房。天霸重行過禮。彼此坐下。有家人獻了茶。天霸便問道。老叔行李現在何處。褚標道。現在大門外。還帶了一個莊丁。一輛驛車。天霸當即著人將行李等物搬進來。安放停當。又將牲口上槽喂料。車輛放在空屋。莊丁自有人照

應不必細說。天霸又道：自去臘月間，與老叔別後，不覺又過新年兩個月了。老叔精神是康健的，比間大人亦時常念及老叔，亟思老叔到來談叙。叙等一會兒，小姪當同老叔去大人那裡。褚標道：便是老叔，也是時常念記大人。去年就要前來，後因又是家中，不無有些瑣事，所以直到今日。昨因有個朋友從這裡經過，到老叔那裡說及大人許多的好處，實在難得老叔聽了此話，恨不得即日就去看。大人的德政，今到此間，看這城內的光景，真是名不虛傳。大人的德政自是好極了，還有那計賢姪李五哥、關賢姪等人，并張家媳婦，想也都好。天霸道：計大哥等人，都好，便是你老姪媳婦也好。說着，就喚當差的道：你快進去告訴太太，說褚老爺子來了。叫太太出來見禮。褚標正欲担擔當差的，已答應着進去。不一會兒，張桂蘭帶着兩個丫鬟，走了出來。褚標看見忙起身，張桂蘭已進了書房。先向褚標請了一聲：「這纔向上端端正正拜了兩拜。」褚標已回了一禮，趕着攔住張桂蘭，也就起來在對面下首坐定了。丫鬟立背後，張桂蘭向褚標說道：自去年在咱家裡見過老叔，以後不覺又是半年了。時常念記你老人家，今日見了面，你老人家的精神，倒是怪好的。你老人家此來，可在此多住些時？褚標道：便是。咱也時常挂念你，自見你出嫁後，半年多不見，今日見了，比你在家做閨女的時節，越發出落的多了。我那老兄弟，可有信來？他幾時來？此張桂蘭道：咱爹不久尚有信到，說是三月底四月初定來。大概到此也不遠了。褚標道：咱思與我那老兄弟談談，既是來得快，咱便在此等他。張桂蘭道：你老人家在這裡多住些時，好在咱爹也得快來。你老兩兄弟又談得來，便住了一二年，也不為多。可是怠慢些你老人家，可不要見怪。褚標道：天霸、張桂蘭三人正在閒談，忽見有個當差的走到天霸面前，說道：回爺話，現在門外有個小孩子，年約十三四歲，口稱姓賀名喚人傑，他老子名叫天保，說與爺是結拜的兄弟。這賀人傑是奉他母親之命，特從山東前來見爺。說有話面稟，爺選見他，不見欲知黃天霸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黃天霸仗義撫孤兒

施賢臣誠心留壯士

却說黃天霸叫當差的將賀人傑帶進來。那當差的答應着出去，一會兒將賀人傑領進。黃天霸遠遠看見，但見賀人傑年約十三四歲，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兩道蛾眉，一雙俊眼，高鼻梁，潤口頭戴一頂童子冠，一朵朱纓戰魏魏頂門高插，身穿一件月白湖縐灑花直裰，內襯大紅繡花緊身短襖，葱綠束腰，長施至足，下穿元色湖縐灑花棉馬褲，脚着薄底緞繡花快靴，滿臉忠義形容，渾身英雄氣概。大踏步跟着當差的走進書房，站定了，脚步望着當差的問道：誰是咱四叔？當差的便指了一指賀人傑，便搶三步走到黃天霸面前，說道：咱姪兒賀人傑給叔父叩頭，說着叩下頭去。此時褚標、張桂蘭二人見了這年幼英雄，不由得極口的誇獎，獨有黃天霸見此情形，不覺心內一酸，撲簌簌落下兩行英雄眼淚，哽咽着說道：姪兒罷了，且起來講話。賀人傑當即站起，黃天霸便指着褚標道：這是褚老英雄賢姪，當得與祖父禮相見。賀人傑聽罷，復又恭恭敬敬給褚標見過禮，站了起來，又指着張桂蘭問黃天霸道：這位是誰？黃天霸道：此是你嬌嬌賀人傑聽罷，又至張桂蘭面前說道：嬌嬌在上，姪兒有禮說着也叩下頭去。張桂蘭趕着還了半禮，即拉他起來。黃天霸便命賀人傑坐下，問道：你今年十幾歲了？賀人傑道：今年十三歲。黃天霸道：你母親康健麼？賀人傑道：咱娘甚是康健，叫給叔父請安。黃天霸道：你這小年紀，怎麼這老遠的路，獨自前來？你母親怎麼放心的？賀人傑道：咱娘聞得叔父現在已做了官，跟着施大人在此，因此咱

娘叫姪兒前來投奔叔父。請叔父在大人跟前圖個小小前程將來代皇帝家出點力。一來不負咱爹生前的志願。二來自己也可藉着叔父的力圖個功名。咱娘還叫給叔父講請叔父看姪兒是個孤兒。不要忘與咱爹結拜之義。就使姪兒有怎麼不好。請叔父看其年幼。只願當着叔父親生的兒子管束。將來好給姪兒成人。再施大人面前。也請叔父轉求大人。念咱爹生前有志向上。不意半途忽遭慘死。未能報大人一些恩德。還懇大人看顧姪兒。好給姪兒代咱爹報大人的厚恩。黃天霸聽了這些話。心中甚是難受。就是褚標張桂蘭聽了。也覺代為歎惜。黃天霸道咱與你父親雖是結拜義勝同胞。咱正恨不能逐願賢姪。今既來此。咱自當格外照顧。但是你年紀大小。無事可做。且在咱這裡習學此武藝。再過兩年。等你大些。咱自當給你轉求大人。圖個前程。與你賀人傑道。叔父在上。不是姪兒放肆。敢出大言。若說武藝一層。雖不十分精熟。咱在家經咱娘教授了幾年。那槍刀棒棍。倒也會耍幾套。就是姪兒背後這一口單刀。是姪兒最心愛的一刻。不離身畔。叔父如果不信。姪兒請當面先試一試。若有不精之處。即請叔父指教。說着。站起身來。將那月白湖縐外單脫去。右手在背後。將單刀掣出。臉向着褚標。黃天霸。張桂蘭三人。說了一聲。放肆。撲一聲。如一陣旋風。般一個箭步。縱到院落在當中。站定。擺了架式。手執單刀。舞將起來。先還慢慢的飛舞。愈逼愈緊。直到末後。只見一道白光。盤旋上下。對面看不見人。褚標。黃天霸。張桂蘭三人。看到此處。齊聲喝采。道。小年紀有只刀法。真不愧了。喝采聲未完。賀人傑已收住刀。復打個箭步。跳入書房。以內說道。姪兒放肆。還求褚老爺子。叔父。嬌娘。指教。褚標等再看賀人傑。面不改色。大家更自驚愛。却好當差的來請吃午飯。張桂蘭便辭入內室飲酒之間。黃天霸又將賀天保當日在江都縣如何行刺。如何投順。施公如何勸撲。天鵬等二人改邪歸正。撲天鵬等立意不行。後來三雄絕義。賀天保被飛標打死。前後對褚標說了一遍。褚標道。老朽當日聽人傳說。賢姪逼死義嫂。砍死義兄。也怪賢姪不義。後來知道有那些情節。纔知賢姪是迫不得已。就便天保賢姪。也是一團美意。勸他們向上爭奈他們恩將仇報。反忘了當年情義。將天保賢姪死於非命。今日看來。天保賢姪有這樣一個好小子。也不負他當日一番苦心。咱明日見着大人。倒要給人傑這孫兒在大人跟前竭力的保舉。求大人格外看顧。賀人傑聽這話。當即出了位。走到褚標跟前。請了個安。說道。老爺子。闕切褚標。趕着拉起來。便笑着對天霸道。這小子倒乖巧的。很有此武藝。有此聰明。將來不在你我之下。褚標極其稱贊。賀人傑重行入座。三人吃完了飯。黃天霸又叫當差的將關小西。李公然。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等人請來當差的。分頭去請。一會子。關小西等人。都到。統與褚標行過了禮。黃天霸又叫賀人傑與眾人行禮。皆以伯叔相稱。此時計全。高署。贛。榆。縣。印。朱。光。祖。自。幫。同。捉。了。毛。如。虎。他。自。有。事。不。在。淮。安。故。未。前。來。大。家。挨。次。坐。下。無。非。談。叙。些。瀾。別。的。話。後。來。說。到。關。小。西。娶。了。郝。素。玉。的。話。褚。標。頗。代。為。歡。喜。大。家。說。說。笑。笑。不。一。會。已。是。日。落。大。家。就。在。此。痛。飲。席。間。褚。標。對。着。眾。人。甚。誇。賀。人。傑。武。藝。高。強。聰。明。伶。俐。眾。人。也。自。隨。聲。附。和。飲。酒。已。畢。眾。人。散。去。天。霸。就。請。褚。標。在。小。書。房。安。歇。將。賀。人。傑。帶。入。上。房。又。囑。咐。張。桂。蘭。安。為。照。應。褚。標。到。了。小。書。房。便。將。帶。來。的。土。產。取。出。來。叫。人。送。了。進。去。又。囑。咐。莊。丁。明。日。先。回。驛。車。仍。帶。回。莊。吩。咐。已。畢。這。纔。安。寢。次。早。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點。換。了。服。式。央。着。黃。天。霸。一。同。到。漕。督。衙。門。見。施。公。請。安。黃。天。霸。答。應。當。即。同。褚。標。出。了。自己。衙。門。直。望。漕。署。而。去。到。了。漕。督。衙。內。黃。天。霸。即。進。入。裡。面。見。施。公。請。過。早。安。便。將。褚。標。求。見。的。話。稟。明。施。公。大。喜。隨。即。請。見。施。安。跑。出。來。見。着。褚。標。彼。此。便。先。行。

了禮然後施安帶領褚標入內褚標一見施公便行下禮去施公趕著拉出道老英雄切不可如此且請起來褚標立起施公請他坐下便叫人獻上茶然後施公說道某時刻記念老英雄為何直至今日纔到褚標先將以上各情回答了一遍復又說道還求大人恕民人來遲之罪施公道老英雄說那裡話來但有一件老英雄既已到此可不能急急就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賀人傑神技取風旂

余成龍巧智盜印信

話說褚標既見施公談了一會施公便留褚標在淮安多住些時褚標本有此意今見施公實意相留也就當面答應當日施公就留褚標在衙門內吃午飯并將眾英雄齊集衙內招呼廚房備下兩席酒施公褚標黃天霸三人一桌關泰李昆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等一桌大家皆略分言情歡呼暢飲酒席中間施公談起往事道某初任江都巧逢賀義士改邪歸正因他一人後來引薦了許多豪傑其所以得有今日者皆賀義士之力也可惜賀義士中途猝遭慘死今日諸君皆身受國恩得皇上家官祿獨賀義士不能享受實是可歎黃天霸褚標二人正欲說賀人傑已來轉求施公照應難得施公先自說起却是絕好的機會當下褚標便開口說道賀天保中途慘死也是他命該使然仍蒙大人念念不忘足見大人恩高義重民人正為此事意欲轉求大人這是不敢啟齒施公聽了忙問道壯士有何事件只願說來大家斟酌便了褚標道只見賀天保死後留下一子名叫人傑彼時纔得六歲跟着賀天保的妻子撫養今年已十三歲了昨日由山東來比投黃副將適值民人先到黃副將衙門內見着這賀人傑年紀雖小頗有膽識民人當時以為他這小年紀必然同着伴兒或是與他母親同來及至問他他說是奉母命一來因他父親受大人的大恩未嘗報答使他前來給大人請安藉圖報効二來知黃副將現已做官叫他投黃副將圖個前程因此辭了母親獨自到此黃副將聽他這話便與他道你這小年紀前來給大人請安力圖報効則可若說投我圖個前程我看你年紀又小力量又小有甚麼事可做呢不知且在這裡學習些武藝過了三五年等你武藝會了再說罷那知賀人傑聞了黃副將之言不由的發躁起來當即說道若說年紀小我已十三歲了若說武藝那刀槍棍棒雖不能精熟也還件件會使說着他就將外面大衣掀去在背後拔下單刀不由分說一個箭步跳入院落之中便使起刀來民人與黃副將看他舞了一刀却是刀法精純毫無破綻真不愧他誇口而且這小年紀有此武藝有此胆識實在難得今早黃副將本擬帶他前來給大人請安後來又怕冒昧意欲先稟知大人等大人示下之後再帶他來見現在既蒙大人提及他又親故此民人斗胆在大人面前稟知一切可否求大人示下喚他前來給大人請安施公聽了不由的笑容滿面因歎道賀義士雖死得有此子也算繼起有人了而且據老英雄說他的武藝高強自然真實不錯黃副將可即將他領來與某相見也算是故人之子了黃天霸聽了此言一面謝了施公一面答應出席而去走出轅門即拉了一匹馬跨上來一刻工夫的已是到了自己衙門黃天霸跳下馬來走入裡面不見賀人傑黃天霸正在詢問賀人傑已走進來望着天霸道叔父一人回來麼褚老爺子呢天霸道你趕快去換衣服張桂蘭已將他的衣服拏出一見賀人傑向他要他便遞給出來賀人傑接過穿好天霸又叫人備了一匹馬於是叔姪二人上馬而去到了轅門二人跳下馬來天霸在先人傑在後跟着進入書房黃天霸便叫人傑給施公磕頭人傑即忙磕下頭去一連叩了三個頭起來復請了安站在一旁施公見人傑

一表非俗滿臉的英雄氣概心下甚是歡喜便即喚人傑添上座頭命人傑也入席吃飲人傑復給施公謝了座又請了安然後在天霸下首坐定施公問道你今年多大歲數賀人傑道十三歲施公又道本部堂纔聞諸老英雄說你的武藝很好我看這小年紀有甚麼武藝可對本部堂說來賀人傑道咱纔八歲咱就教咱棍棒後來到了十歲咱娘又教咱刀槍并教咱飛檐走壁咱有時不肯學咱娘就要打咱還說爹是一身好武藝又說咱這黃叔本領更了叫咱學好了武藝來見大人求大人賞個官兒給咱一來報咱爹報恩二來咱好圖上進因此刀槍棍棒都會飛檐走壁也會如果大人要試試咱便勉強使兩套施公道那院落中棋杆上那面順風旂你可取得下來麼賀人傑見說掉轉頭一望那使道謹遵大人吩咐說罷轉了身他已一個箭步到了院落施公與褚標等人齊向外觀看只見賀人傑如猴兒上樹般已是上了棋杆頂上再一轉眼賀人傑已將順風旂取在手中又復輕轉身軀用了個猿猴靈枝架式將兩隻脚倒挂在棋杆斗子上面手中執着順風旂迎風舞了一回復將身子向後一縮又向前這一縱便如燕子穿簾一般說時遲那時快賀人傑已由棋杆上穿入廳前脚踏實地彼時施公見賀人傑由那棋杆上平穿下來口裡雖然喝采心裡却甚為担驚及至賀人傑已到了面前又見他請了個安雙手將順風旂呈上不但施公極口讚賞就是褚標黃天霸等人個個無不驚訝當下施公一面叫賀人傑入座一面叫施安去取十兩銀子賞他買一套衣服黃天霸又叫賀人傑謝了施公道這纔入座施公因歎道賀義士義勇半生今得有此子雖在黃泉亦當含笑本部堂自當另眼看待即黃賢弟亦要加意撫育不負當年結義之情黃天霸亦即唯唯道末將敢不遵命於是大家暢飲直至日落始散褚標賀人傑仍自回天霸衙中關小西也自回本署李昆等仍在本衙門當差從來樂極生憂是一定不移之道只因施公自放了總漕從出京來直至到了淮安沿途上訪擊的那些惡棍土豪強梁大盜實在不少怎能一律肅清且說淮安府東北與海州交界地方有座高山這山名叫做摩天嶺這摩天嶺高與天齊巉岩峭壁實是險峻內中有夥強人為首的姓余名喚成龍率領着頭目嘍囉在此佔據平時并不劫掠往來過客柴門打劫那等富貴人家因此左右頗為安靜這余成龍具著一身本領飛檐走壁無一不精聞得施公左右能人甚多他偏要顯顯本領因此前來盜取印信畢竟印信能否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施賢臣去失印信

眾英雄議訪強人

却說施公正在書房秉燭觀書忽見由廳戶外送進簡帖一個施公取過來一看見上面寫着過天星特借印信一用日後著人去取施公看罷大驚一面飭令施安去守印信一面飛傳黃天霸李昆等人少時黃天霸等齊集就連褚標也跟進來施公即將簡帖與大家看了褚標忙問道大人可嘗差人去守印信沒有施公道已著施安去看守了褚標不勝驚訝道大人中了那人投石開路的計了施公道怎麼為投石開路褚標道來人本不知印信在於何處所以投此簡帖令人設疑若不使人看視他却無法可想今已著人去看了領了他去印信必失無疑正議論間忽聽東首一片聲喧報稱有火褚標等趕緊前去看視乃是東首耳房前面廳戶紙燒著無甚緊要黃天霸等知道衙門內有了強人正擬分頭去捉一眼瞧見施安也在那裡張羅救火褚標忙問道施大爺你看視印信如何施安道剛纔看了絲毫沒動褚標道你又中他的計了你再去看看施安聽說即刻飛奔前去看視見那印信仍擺在那裡只是上面銅鎖已落了下來

施安忙將印箱開了，望裡一看，這吃一驚非同小可。果然一顆黃金印已不在箱內。施安忙著跑出來告知眾人。黃天霸等一聞此言，一個個竄上房屋四面尋找。那裡有何影響？大家只得下來。此時已將四鼓。施公便命眾人暫且散去。到了次日一早，黃天霸仍到衙門內聚議。訪拿強寇黃天霸，繞進衙門，只見施安送上一枝弩箭。黃天霸接過一看，只見箭桿上寫著余成龍三個小字。黃天霸看罷，便問施安道：「施賢弟，你這枝箭從那裡得來？」施安道：「今早咱去登廁，走花園門首經過，順便到花園內去，看看纔進得園門，只見太湖石上橫著一枝箭，咱便拾起來，一看見箭桿上有余成龍三字，且等大人起來，送給大人看過，再說罷。」此時施公恐有人出來使喚，施安當即進去，伺候施公梳洗已畢，便將拾取弩箭的話細細回明。施公便問道：「黃副將曾進來麼？」施安道：「來了。」施公便命請進來。施安答應去請。黃天霸聞施公呼喚，趕著同了李昆、關太、李七、侯路、通金、大力等人一齊到了書房。給施公請了早安。施公命大家坐下，然後說道：「剛纔據施安說，在花園內太湖石上拾了一枝弩箭，箭桿上有余成龍三字。本部堂仔細思來，這余成龍一定是個武藝高強的人。昨夜來盜印信的十分就是他。眾位賢弟可有知道這余成龍是何等樣人，住在何處的？」大家聽了，俱各面面相覷，不能回答。黃天霸道：「昨夜來盜印信的那人，據末將看來，是那余成龍無疑。惟這余成龍未將等向未聽見這個名字，也不知住在何處，或者是後起的，亦未可知。好在褚標現在這裡待末將回去問問褚標，或者他可以知道。」施公道：「賢弟此話甚合吾意，不必要賢弟回去就請褚老英雄進來，大家商議便了。」說著就命人去請。一會子褚標已到，給施公請過安坐下。施公便將施安拾到弩箭的話告訴褚標。一過褚標道：「這余成龍民人雖有些曉得，却不甚清楚。不知果是此人，不是數年前曾聞人說離此淮安東北與海州交界，逼近東海口地面，有座摩天嶺，那摩天嶺上有夥強人為首的，說是姓余，其人武藝高強，慣會飛檐走壁，而且帶使弩箭暗器，平時却不劫掠，往來客眾打聽有那富貴人家，或是為官的，贓物要被他知道，了畫則明，槍夜則暗，刻定然剝掠一空。還有一件，周圍百里之內，他并不騷擾，如此其居心，可想而知。大人的印信，若果是被他盜去，他一定有個用意，不是聞大人手下有許多能人，他賭作氣，偏要前來試試眾人的本領，就是效張桂蘭盜金牌的事，不然他豈不知大人為官清正，他要來此盜取印信呢？」施公聽了這番話，連連點頭，說道：「老英雄所見甚是有理，但印信既為他盜去，必得設法取回，纔好褚標正欲回答那黃天霸聽說不由的氣往上撞，那怕他三頭六臂，咱也要將他擒來，取回印信。褚標見說道：「黃天霸發躁，趕着攔道，老賢姪你總是這樣性躁，凡事總須計議而行，況且我雖這樣說法，也料不定就是摩天嶺上那個姓余的盜去，萬一不是，老賢姪你又如何依我的愚見，明日可請一人先去那裡打聽清楚，如果真是他盜去，咱們再設法向他要回，能再說他改邪歸正，投順大人，更好。若不能如願，就將他擒來，問罪，亦未為晚。若倚著自己性子，一味好勝，明知老賢姪的本領不在人下，要知強人更有強人，高手更有高手，何能自恃己勇，蔑視一切，如此莽撞，甚至誤却大事，也未可知。」施公聽說極稱道老英雄所說，真是在情理。黃賢弟勇固，有餘，見識究竟不足。此時黃天霸被褚標說了這一番的話，已是退下火去，便向褚標說道：「依老叔所說，須先派人前去打聽，但是印信是要緊的物件，有碍大人前程，須得趕緊去取回，不能遲緩。時日究竟應派何人去打聽呢？」褚標道：「諸位老兄弟，老賢姪可不要怪老朽多事。摩天嶺這一踏老朽却要在大人前討個差，一來聊報大人的恩德，二來幫幫諸位忙，等打聽的確，咱即回來送信。」

諸位不知以為然否。施公說道：「某本擬相煩老英雄去走一踎，只是不便奉請，難得老英雄不辭勞苦，某即一切奉託大家見施公一口應允，又重託了褚標。大家皆有些暗暗不平之意，却又不能形於面色。一來碍著施公不敢違拗，二來褚標究竟是個前輩，當下議論已畢，各人散出衙門。褚標仍與黃天霸同回到了衙門，褚標即打點包裹，帶了防身兵器，預備前行。黃天霸進入裡，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張桂蘭緩語勸人傑

褚壯士暗地訪成龍

話說黃天霸回了衙門，將褚標極稱余成龍武藝高強，自己討差去摩天嶺的話，告訴了張桂蘭。一遍彼時張桂蘭并未有甚不憤。但道褚老叔既是討差前去，他自有他的把握。老翁雖不懼人，能得褚老叔將印信討回也省却許多事件。老翁何必有不平呢？黃天霸聽了，也只得無言。此時賀人傑也在旁邊先聽黃天霸那一番言語，已是不平的，狼及見張桂蘭又說出這些話來，實在按納不下。便厲聲說道：「嬌娘，此言差矣。我叔父自隨大人以來，立了多少功勞，捉了多少強寇。江湖上誰不知叔父武藝高強，今日大人失去印信，如叔父再去取回這件功勞，定是不小。褚老翁子到此不過頑要頑要，他便要奪我叔父的功勞，其實甘不得，就便叔父容納得下，姪兒也不肯將這件功勞讓與褚老翁子。那怕那余成龍三頭六臂，不要叔父去就憑著姪兒一人，若不將那印信盜回，把余成龍捉住，誓不見叔父。嬌娘之面，褚老翁子未免欺人太甚了。說罷，獨自忿忿不已。黃天霸、張桂蘭二人聽了此話，心下頗為喜悅，皆道：「他年紀雖小，志氣甚大。當即問道：『你這小年紀，知道甚麼世情？』褚老翁子他是一片盛意，我且護著他三分，爾何得如此粗莽？是在背地說褚老翁子不知道。若叫他聽見了，豈不給他遭怪？若說你的武藝高強，究竟力量不足，安知余成龍是何等樣人，連我褚老翁子尚且叫我不去，他要見機而行，何況你是他的孫兒輩呢？以後切不可如此要給大人知道。一定要說你不遵命，若見罪下來，如何担当得起？況且你母親使你到此，難說叫來投你叔父，你叔父與我自然把你作子姪般看待。不然，固屬對不起你母親也對不起你爹爹，但是無論何事，你即要圖前程，總要仗大人的恩德。大人若見罪下來，就是你叔父也不能為力。還有一說，你爹爹死後，你母親只有你一個兒子，將來養老送終，全靠在你身上。你若前去摩天嶺，能將那姓余的捉住，把印信取回，自然名震一世，萬一敵不過那姓余的，鬧出別的亂子來，不但我們對不起你母親，即是你也對不起你母親。那時叫你母親怎樣呢？姪兒你是個極聰明，又極乖巧的人，好寶貝兒，聽你嬌娘的話，賀人傑聽了張桂蘭一番言語，纔將一盆盆旺的火熄下去。這且不表，再說褚標在施公前討了差，便同黃天霸回來，後也不耽擱，打了個小小的包裹，帶了幾兩散碎銀子，又將防身的兵器藏好。當即出了淮安城，直望摩天嶺而去。不過一日路程，已至海州交界，當即尋了客店住下。褚標即與店小二閒談起來，先說無關緊要的話，慢慢問道：「小二，俺問你這裡有摩天嶺，走那裡去離此還有幾遠？」那店小二道：「你老問這摩天嶺是幹甚麼呢？褚標道：「咱有個親戚住在那兒，咱去尋親戚去呢。」店小二道：「摩天嶺就在東北，離此還有十來里，就到了。褚標又道：「咱聞這摩天嶺上有強盜，可是不？是麼？」那小二道：「嶺上強盜雖有，是不打劫客商，而且那個大王為人最好，摩天嶺左近一帶，凡那沒衣沒食的窮民，山上大王還有時給他們的衣食，從來不與人為難。褚標道：「你道他不打劫客商，他這錢從那裡來？」

呢店小二道聽說是從遠方打劫來的皆些些賍錢褚標道那大王名喚甚麼呢店小二道那山上共有三個大王大大王姓余名成龍綽號過天星二大王姓陸名文豹綽號錢背漢三大王姓名喚任勇綽號穿山甲皆是全身武藝飛檐走壁無一不能褚標問這三個道大王有多大年紀了店小二道據人說都在二十來歲褚標聽說心下大喜暗道那印信定是他盜去了咱既到此莫知前去會他先以利害說之却看他如何回答再作商議主意想定又吃了些麵飯此時已是日落住檢了一間住房歇息一夜次早起來梳洗已畢喚小二打了一角酒取了兩塊麵餅獨自吃過便將兵器藏好又將包裹寄交店小二道咱去看看親戚就來這個包裹暫押寄下房做錢待咱回來再算店小二答應將包裹接去褚標大踏步出了客店直望摩天嶺而去不一會已至褚標抬頭一看見那摩天嶺甚是高險四面皆是峭壁巉岩山頂上有十來間房屋在山的左首有一條石路由山根下直達山頂約有五里之遙半山有一道欄柵上面釘着許多三棱釘柵柵裡面有好些人看守在那裡褚標在山前一帶看了一遍復繞至山脚背後又看了一遍只是看不到頭原來這摩天嶺背後便是海口不通旱道雖有出路非船不能上山褚標察看已畢復到山前順著石路走上山去剛至柵門裡面就有人問道來者是誰可通名來好報與大王知道褚標答道煩你向你家大王說聲就說咱海州褚標慕名前來拜望并有要話面談當下嚶嚶說即去通報余成龍聞說便向陸文豹任勇說道這褚標此來定有緣故咱們若不見他他還道咱們胆怯莫若將他請進來看他說甚麼話咱們再作商議陸文豹道咱素聞褚標是江湖上的老前輩此人頗有聲名武藝亦很下得去就是他那口單刀亦實在不弱忽然到此決非訪慕咱們的名兒來定然有別的緣故余成龍道賢弟有所不知這褚標現在施公那裡與黃天霸等人同在一起今日此來一定為前日愚兄幹的那件事咱們且將他迎接上來再說便了因此就叫嚶嚶排隊相迎余成龍三人也換了衣服迎出來褚標在柵門外等了一會正在着急忽見柵門大開裡面一隊隊走出有二三百嚶嚶末後有三個少年人當首一人身長七尺向開頭戴一頂英雄冠身穿一件月白洒花直裰脚着烏緞粉底靴面如滿月眼若流星灣灣的兩道濃眉大鼻梁潤口後跟著一個身長也有七尺淡黃色面皮一雙怪眼兩道掃帚眉尖鼻梁飄兒嘴身穿元色直裰脚登薄底快靴末後一人却是個五短身材黑漆漆一個圓臉一雙環眼兩道濃眉生得頗為粗笨褚標看罷正欲上前打話只見那為首的已迎至面前雙手一拱一聲高道褚老英雄到此我等有失遠迎多有得罪說着就邀褚標進入柵門褚標亦回道便是老夫亦久慕大名拜訪來遲亦望恕罪但不知那位是余賢弟那當首的答道豈敢在下便是褚標亦望余成龍拱了拱手余成龍便與褚標進內一會子已至廳上彼此重行過禮褚標又與陸文豹任勇兩人通了姓名這纔坐下余成龍首先問道聞得老英雄一向皆在總漕施公那裡同黃天霸等人幫着施公建立功業除暴安民今日老英雄何以有眼光降的咱褚標聽說知道余成龍已知自己的來意便道老夫久慕賢弟的大名早要來此拜訪只因承總漕施大人不棄留在衙門幫同照料前數日內衙門內出了一件事施大人的印信忽然被人盜去當時追捕不着後來拾得一枝弩箭那箭上寫着大名因此老夫知道是賢弟前去故意賣弄武藝將印信取來所以今日特地前來索取但不知賢弟肯不肯見還故知余成龍果肯交還印信并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余成龍激走褚標

賀人傑智誘任勇

却說褚標向余成龍索取印信。余成龍道：「施公印信，却現在這裡。」老英雄此來，非是某等有却大面。不過當日議取印信的時節，在這山上設了一座虛樓，預備將來把印信取回存在這虛樓上，為的是素聞黃天霸武藝高強，隨著施大人建了許多功勞，立了許多事業。我們江湖上綠林中的朋友，不知被他害了多少。我等去取印信，並非要害施公，亦非假詞，給那江湖綠林中的朋友圖個報復。只因要與天霸比試，比試我能將印信盜來，他再能將印信盜去。我等使甘心拜服，他是天下的第一個好漢。雖使我等拜他為師，我等也甘心情願。若他沒有這等本領，不能將印信盜回，我等要這印信也無用處，便叫他口稱小輩，拜求上山。我等也可將印信取出交給他，回去消差。我等並無他意，不過要與天霸比一比手段罷了。褚標道：「賢弟言之差矣。黃天霸又與賢弟毫無意見。賢弟等又說並無他意，今日將印信盜來，這是此舉。在老漢看來，并非與天霸過不去，真是與施大人過不去了。這印信是聖上賜與施大人，施大人失了印信，聖上知道，必然要見罪於他。黃天霸雖在那裡當差，大人失了印信，他尋得着，固是他的功勞，就使尋不着，他也没有甚麼大罪。不過難為施大人罷了。賢弟等與施大人平日又無意見，這是何苦作此舉呢？若說要與天霸比試，比試自古好漢愛好漢，猩猩惜猩猩。你既慕他的名，改一日等老漢帶領他來，或是請賢弟等到淮安去，與他們比試。比試又何必借作這個事兒，挾制呢？還有一說，實不相瞞。老漢末來之先，黃天霸早要到此，是老漢再三阻攔，并在施大人面前討了這個差使，以為賴著老面子與賢弟說個三言兩句。叫賢弟將印信送去，一來免得黃天霸與賢弟傷了和氣，二來老漢也可在施大人面前要個臉兒。我看賢弟也是個英雄好漢，老漢既來，又在施大人面前誇了口，非是老漢太弱，懼怕賢弟諒賢弟等也該知道，能於把個臉面即時將印信送交出來，咱們認個好朋友。以後還得來往來往，如果一定執意，老漢雖不能遠傷和氣，那施大人却不是好惹的。就將黃天霸去開他，那裡素來有名武藝出眾的，也還不少。賢弟雖有此山寨，恐怕各人都到賢弟，也不過易於維持，勢成騎虎。那時老漢也不好過問了。賢弟還請三思。余成龍道：「老英雄言之差矣。我等既有成議，何能不踐前言？非是我等不著老英雄大面爭奈，虛樓既建造不易，又因我等既將那印信盜來，何可輕易送去？若要如此，給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說我等是因老英雄高難有却，只道我等終是胆怯，豈不見笑於旁人？若說施公不是好惹的，他手下能人甚多。老英雄這句說，更覺有些錯了。除非我等在先不作此事，既作此事，難道還怕懼不曾任那施公難意，手下能人甚多。他雖三頭六臂，且放著我這小小山寨，他們來打便了。我等又何懼哉？還請老英雄不必干預，你是我好朋友，不必因此反臉。褚標聽了這番話，已是氣望上撞，恨不得即刻拔出刀來，與他等爭個高下。復一思想，因道：「賢弟等既是不看老漢的薄面，定要與黃天霸比試。老漢亦不能勉強，就便勉強賢弟等不信老漢的話，也是枉然。老漢就此告辭。日後却不要悔恨余成龍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悔之有，就煩老英雄回去，將這話告訴黃天霸說。他來此盜取印信便了。褚標辭去，余成龍等送至山下，而別褚標回至客店，算明房飯錢，取了包裹，仍回淮安。送信暫且不表。再說賀人傑被張桂蘭勸了一頓，當時雖默默不語，後來獨自暗想：「道我奉了母親之命，前來投我黃叔，叔要想法立點功勞，圖個小小前程。現在眼見得有此機會，我也好借此圖個前程。叔父嬌娘不讓我去，好不悶煞人也。我何不瞞著叔父嬌娘，悄

情的前去一踹，將那印信盜回，也可顯顯我的本領。主意想定，吃過晚飯，乘著張桂蘭不在房內，便悄悄將夜行衣、靠單刀偷去，放在一旁。等到黃天霸張桂蘭睡熟，他便換了夜行衣，又將隨身衣服，打了個包裹，繫在背後。又將那單刀暗藏在身旁。賀人傑還有個絕技，慣使金錢標，能在黑夜打人百步之內，百發百中。時將三鼓，賀人傑悄悄開了廳門，施展出飛檐走壁之能，由後院牆繞越而出。所幸無一人知道，他更心中大喜，便大踏步順了方向。直望摩天嶺而去。在路行了兩日，已離摩天嶺不遠，就在左近，進了客店，吃了些飯食，先與店小二談了一會，又問了摩天嶺上一番光景。這見那店小二答道：摩天嶺上現有三位大王，甚是利害，大大王姓余名成龍，二大王姓陸名文豹，三大王姓名勇。這三個人皆是武藝高強，本嶺出界，聞得前數日，還將施大人的印信盜來，藏在嶺上小客官，你想看總漕施大人那裡，是多是少？能人。那印信尚且被他盜去，何況你這小客官，不過十來歲，就有大本領，可以抵當得住那三個強人，終不然白白的將命送在那裡？這是何苦？賀人傑聽了這一番話，暗自好笑，只得勉強說道：極承指教，說罷，將房飯錢算還，攜了包裹，出了店門，直望摩天嶺而去。走了半日，已到嶺上，便望寨柵門前行去。却好這日是任勇巡哨，剛至柵門，猛見山下走上一個幼年小子，但見頭戴元色湖縐酒花包腦，周圍安著一排雪亮鏡光頂門，上打著一個英雄結，身穿元色衣褲，脚著薄底快靴，背後結束著一個包裹，胯下藏著一柄單刀，雪白面孔，兩道濃眉，一雙秀眼，高鼻梁，潤口約有十三四歲年紀。任勇看罷，暗自稱羨，便大聲喝道：來者何人，敢探咱爺山寨？賀人傑止住，往前走，忽聽裡面有人喝問，也使喝道：上面聽著。咱小爺爺乃山東四大霸王，賀天保之子，賀人傑是也。爾是何人？可是山寨之主麼？快通名來。小爺爺有話要講。任勇答道：咱便是第三寨主任勇的便是。爾既聞咱爺大名，有何話講？即便道來。賀人傑道：此間非講話之所，快開寨門，讓咱進去，與你說話。任勇聽罷，即著小樓囉開了柵門，賀人傑大踏步走入，望著那任勇拱一拱手，說：請了任勇也回了一回，復問道：有何話講？請道其詳。賀人傑道：一言難盡。若寨主不棄，請至裡面細陳衷腸。此時任勇不知何意，也就將賀人傑邀入裡面，賀人傑重行施禮，這纔彼此坐下。賀人傑當下開口說道：在下向聞大名，未經識面，剛纔多多得罪，尚求見容。但在下祖籍山東，父親賀天保，同稱四大霸王。江湖上誰人不曉？只因黃天霸投順了賊官，施不全，他口戀著富貴功名，忘却當年結義，勸逼我父親投順。我父親初則不肯，繼則看結義之情，勉強相從。黃天霸又逼著我父親往獨虎營去。說我天鵬、飛天豹二位叔父，怎奈我天鵬兩位叔父不從，黃天霸就殺死飛天豹，逼死我兩位孀娘，撲天鵬雖然逃走，他心中却疑我父親忘絕結義之情。後來狹路相逢，撲天鵬暗用飛爪，將我父親打死。雖說撲天鵬後亦被黃天霸所殺，總之不為黃天霸結義。我父親叔父孀母，如何得死？彼時在下纔交六歲，可憐我母親撫養我成人，今年已是十三歲了。此種父仇，如何不報？立無勢因此竭誠不遠千里來投寨下。若念江湖上義氣，即望收留，願助一臂之力，去捉賊官，同擒天霸，報仇雪恨。若不肯收留，即便告辭去投他處，再圖報復，不敢勉強。任勇聽了這一番話，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余成龍誤留賀人傑

施賢臣獨遣李公然

却說任勇聽了賀人傑一番假話，心中疑惑不定，欲便留住，又恐余成龍陸文豹不肯，欲待不留，又深愛賀人傑小少年，有些胆識，只

得叫賀人傑權且等待與余成龍陸文豹商量妥當再定行止當下賀人傑便在外廂暫行歇下任勇隨即進內將以上的話與余成龍陸文豹二人說明余成龍道這小子現在何處任勇道現在外面小弟因不敢自主特地稟明兩位哥哥如可收留小弟便帶他進來若還不然後叫他投別處余成龍道這小子你曾問他多大年紀任勇道小弟也曾問過了今年一十三歲倒生得伶俐乖巧余成龍道你曾問他會其武藝任勇道小弟却不曾問得但見他腰間藏一口單刀想來稍知一二余成龍道既然如此且帶他來看再作計議任勇答應復至外間將賀人傑帶進大寨賀人傑站立身軀望著余成龍陸文豹兩個行了禮余成龍看見賀人傑年紀雖小頗有英雄氣概也自暗喜因道這小孩子多大年紀了到此所因何事賀人傑道後輩今年纔交一十三歲只因圖報父仇不遠千里而來竭誠投効望助我一臂之力余成龍道據你言要報父仇但是你父親賀天保係死在撲天鵬手內並非黃天霸害死何得冤屈好人就便你父親為黃天霸所害要知他的武藝高強施不全防護甚嚴何能便去報仇雪恨賀人傑道大王言之差矣若說咱父親不是黃天霸所害反說他是好人是大王名為江湖上朋友最重的義氣實與黃天霸一類即不肯幫著後輩去報父仇那江湖上被黃天霸所害不知多少大王獨不念危死孤悲物傷其類麼若說黃天霸武藝高強難道他真個是三頭三臂雖後輩年幼不能力敵有大王的英勇何患不能今大王感稱他本領高強不但無心幫助後輩全那江湖的義氣是直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若說那賊官施不全防護甚嚴前聞丟去金牌即係一女子盜去女流之輩尚且有此胆量何況大王四海知名在後輩看來施不全防備雖嚴亦不在大王意下但恐大王無意於此只得藉此相推後輩亦不能勉強而行只好再投他往了余成龍聽了此話正欲收留忽然心中一動便大聲喝道好大胆的小畜生看你這小年紀胆敢在爺爺前撒謊見得那賊官指使叫你來探虛實還敢來瞞混爺爺麼下面聽著速將這小畜生擄去斬了但見賀人傑並不驚駭復怒目而視曰大王既不見容復相疑忌某父仇固不可報反落不美之名有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與其身遭冤屈不若勿頸自明我死之後有那知道的亦不免恥笑大王不顧義氣不知好人但存疑忌之心這煞孤兒自刎被江湖上唾罵說罷的一聲將腰下所藏的單刀抽出即向頸上刎去當時任勇在旁趕即上前將刀奪住余成龍亦出位向賀人傑道前言不過相戲何必認真咱大胆叫聲賢姪你若果真為報父仇而來咱自當同助賢姪一臂之力但是賢姪亦不可稍懷二心賀人傑道父仇不共戴天既承叔父等見容何得心懷真志請叔父等放心余成龍聽罷大喜當下讓賀人傑坐下又與賀人傑談論此武藝賀人傑又使了一回刀法了却不敢過顯手段十分本領尚留著三分要便余成龍等不為防備由此賀人傑暫且住下崇等得便即將印信盜回在施公前立功余成龍只因誤留了賀人傑以致打破凌虛樓樓燬摩天嶺到後來身首異處明正典刑此是後話暫且不表再說黃天霸與張桂蘭次日起來不見了賀人傑又見廳門大開知道賀人傑負氣而走必然往摩天嶺去盜印信當下黃天霸都是大意以為這小孩子有此胆量有此武藝將來大有作用却又甚憂此去摩天嶺雖不過三日路程沿途却無妨碍但聞得余成龍頗有武藝他若負著英氣萬一被余成龍所算如何對得起我哥哥自思自想只得仍回上房說與張桂蘭知道張桂蘭聽說頗代作急二人商量畢天霸用過早點即便望曹督衙門而來却好施公已經升帳黃天霸先與眾人見過說明賀人傑黑夜逃出來往摩天嶺去捉余成龍盜回

印信大家皆為質人傑擔憂。因須趕去方保無虞。黃天霸道：「正為此要回明大人親自向前去。」正說話間，見施安出來問道：「黃老爺今早曾來大人要傳見問話。」黃天霸聞說，即使同施安進內，先給施公請了安，站在一旁。施公道：「前日褚老英雄前去摩天嶺，訪那余成龍不知究竟如何。印信可能取得回來，使我好放心不下。」黃天霸道：「正為此事。」黃天霸明大人祇因賀天保之子人傑因大人失去印信，他便負氣欲往將余成龍捉住，印信盜回。末將見他年幼，恐非余成龍等敵手，竭力攔阻。末將之妻張桂蘭亦竭力阻止他。彼時雖未前去，等到夜半，他竟私自越牆而去。末將等全然不知。今早天明，却纔知道。因此稟明大人。末將欲親去一走，恐這小孩子有失。末將便對不起賀天保，特來申明求賞一行。施公聞言，又驚又喜。因道：「黃賢弟親自前去，固是好極。免得小英雄有失。但本部堂這理何人保護？在本部堂看來，好在褚老英雄現在那裡。質人傑雖然前去，褚老英雄必然是見面的。萬一賀人傑與那姓余的交手起來，褚老英雄斷無不幫助之理。在本部堂之意，黃賢弟去且從緩。莫若使李五賢弟前去一探，便知分曉。而且這賀人傑年紀雖小，他那一番舉止動靜，不是個一莽之夫。此去必有計謀。本部堂印信由他取回，亦未可知。更兼他武藝出眾，又有褚老英雄這事，斷無妨礙。黃天霸見說，亦不便再言。只得站在一旁，心中却是狠不放心。施公因立傳李公然進內，將上項話說了一遍。李公然那敢怠慢，立刻收拾出了衙門，直望摩天嶺而去。走有十來里路，只見褚標迎面回來。李公然趕上一步，便先問道：「褚老叔所辦之事，如何曾看見賀人傑麼？」褚標講道：「你怎麼問我這話？我不曾見有此人。」李公然便將賀人傑私往摩天嶺的話說了一遍。褚標頗為驚恐，復又將余成龍建造凌虛樓，藏收印信，定要黃天霸來取不肯送還的話，亦告知李公然。二人談了一會。李公然復請褚標同往摩天嶺一走。褚標當即答應。二人趕趕前進，不一會已到山脚下面，正要分路，忽然見一人好似質人傑模樣，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李公然再往摩天嶺

賀人傑夜探凌虛樓

却說李昆拉着褚標望嶺上看去，分毫不錯。李昆因遞了個暗號，賀人傑聽見暗號，知道是自家入，因也遞了暗號。下來說道：「雁兒落下海灘去了。」李昆聽說，知道叫他在僻靜處等候。有話面說，心中大喜，即拉着褚標望山後行來。走了有半里多路，但見一帶樹林濃陰密布，甚為僻靜。二人入林內坐下歇息。約有半個時辰，只見賀人傑也入林來。大家一見，好不歡喜。賀人傑便與褚標李昆行過禮，然後坐下。望褚標說道：「孫兒自那日大人失去印信，當時孫兒就發前來，後因黃叔父與婦母二人再三攔阻，不肯放行。不然與老爺子同來，也可會會那姓余的，是甚麼樣。因氣悶不過，只得黑夜暗暗出來，打算到此定然碰著老爺子。彼此有個幫手，及至到了山下，細細打聽，知道老爺子說他不信，已經回去。淮安孫兒暗想，既已到此，終不然還自回去算空跑一跑，不曾又恐怕那姓余的果然利害。孫兒敵不過他，不但無功，反要見罪。因此想了個法兒，前去騙他。假說黃叔父只圖當貴功名，不願當年結義。逼死爹爹等人，特地前來請他助一臂之力，前去報仇。雪恨。余成龍等被我一片假言，把他說的居然相信，便留我在山寨內頑耍。還說等過兩年，再給我做個頭目，共圖大事。我這兩日已將他嶺上出入門路看了個熟悉。惟有那藏印信的所在，叫做凌虛樓，但聽說這樓上四面皆有消息。若不知道路徑，踏著消息，便是死路。我今日已與那姓任的說過，叫他帶我到樓上去看看。他已答應。等我將這凌虛樓探看清楚，得便就將印信盜回前

去見大人立功今日老爺子與伯父前來却好天假甚便。最好在附近客店暫住一兩天。一經將凌虛樓路徑探明便悄悄地前來把信就請老爺子或李伯父往淮安稟明大人即日請黃叔父與諸位伯父叔父。於兵前來捉拿強人燒毀山寨。但是印信包在我身上。這回便是了。此間不便耽擱早晚便來送信。還有一層老爺子所住客店的門首都要做個暗記。以便孫兒見着標標李昆二人聽賀人傑這一番說話。實在誇獎他有見識。因道看你這小年紀。倒做出這一番出色驚人。事來你可牢記我。等住的客店門口。只有石皮手拍印的。便是那裡。一經探實即便前來。一來免得大人與你叔父擔憂。二來也可早去立功領賞。此去小心要緊。莫要畫虎不成反被他害。切記切記。賀人傑答應隨即起身告辭。匆匆而去。標標李昆也就越路而行。離這摩天嶺約有二里多路。已至標標前次住的那個客店。標標就這店內歇下。那店小二見是熟客。便上來照應一切。二人飲酒中間。皆誇讚賀人傑有見識。有胆量。將來不在你我之下。飲酒已畢。標標即與李昆出店閒逛。便就在石灰店內買了點石灰。暗暗的在客店門口。打了一個手印。然後進店。安歇。專等賀人傑送信前來。不表再說。賀人傑別了標標。再入山寨。還是如兩日以前的一樣。各處頑耍。余成龍等亦愛他少年英勇。聽他自便。却好走到凌虛樓前。遇見余成龍從樓上下來。賀人傑故作不知。站立一旁。等余成龍走到面前。賀人傑上前說道。叔父。這樓造得真好。姪兒來了幾日。時常聽見任叔父誇獎這樓的妙處。姪兒急想上去頑耍。頑耍任叔父只不許。姪兒獨自上去。說是這樓上有甚麼消息。如果說路機關。便要死於非命。請問叔父究竟這樓上有何消息。當日造這樓。究竟為着何事。請叔父告知。姪兒以便知道。此中與妙。余成龍道。賢姪有所不知。今既問我。便告訴你。也諒無妨。只因三年前。那鳳凰嶺張七的女兒。張桂蘭。盜去施不全那個賊官的金牌。後來被黃天霸前往鳳凰嶺討回。張桂蘭又許配黃天霸為妻。我聽見此話。其為自氣。因此造了這座凌虛樓。共計三層。將施不全那賊官的印信。盜來藏在第一層上。面指明要黃天霸來取。在賢姪未到前一日。施不全那裡。就着標標那老兒前來問說。叫咱講些交情。看標標老兒薄面。將那印信交出。他從中講和。兩不相擾。咱却未曾應允。並叫他帶信。速令黃天霸前來。自取。却把那老兒氣走了。但是那老兒一走。必然回到淮安。說明此事。黃天霸聽說此話。兩三日內。必定前來。眼見得黃天霸那小子。不久要死於這樓上了。賀人傑又問道。叔父講了一會。姪兒還是不明白。白。怎麼黃天霸上了這樓。就要死的。別人到這樓上。就不死。麼。余成龍道。姪兒。你那裡知道。不是黃天霸到這樓上。就要死。別人就不。要死。只因這樓四面皆有消息。知道路徑的。便不會死。不知的。便要送命。黃天霸從來到此地。現在要取那賊官的印信。如何不來。既來。却又不知。這樓的路徑。不是就要死。麼。賀人傑道。照叔父所言。黃天霸不來。則已。既來。定要死的。果真如此。不但叔父宿氣可消。就便姪兒冤恨也算報了。但是姪兒有一件可慮。若黃天霸前來。盜那印信。料不定不與他廝殺。在三位叔父。這樓上路徑。是熟的。固然不怕。萬一那時叔父等。湊手不及。姪兒與他交手。起來。這樓上路徑。姪兒又不熟。不是白白將一條性命。送在這樓上。麼。余成龍道。賢姪之言。甚是有理。你就隨我到這樓上去。看一看。把那路徑。認明。以備一時的緩急。賀人傑心中大喜。當時就與余成龍走上樓去。由那胡梯走上一層層的。共計有三十六層。上了樓面。迎著胡梯。有一黑漆板門。半掩半開。余成龍都不進去。偏從板門側首。胡梯左邊。月亮門走進。賀人傑問道。為何不走這正門。偏從這小門進去。却是何故。余成龍見問。復轉身走到黑板門口。先將右腳在門外站定。後將左腳送

入門內輕輕的在樓板上踏只聽響一聲一塊板滾了下去。賀人傑走到跟前望滾下板一看，但見下面漆黑無光，深不見底。余成龍道：「這下面便叫做陷人坑，不知道的，都從這門進去，踏著這滾板，人就落下去了。不要刀殺槍刺，他便活活餓死。」賀人傑看罷，隨着余成龍走入月亮門，向左首轉了三四個輪匙灣，繞到第一層樓面，但見樓面當中設著一座硃漆神龕，龕後有兩扇暗門。余成龍將暗門一推，吱呀一聲，開下。二人進去，仍在左首轉了一個灣，却是胡梯，由下至上，只有二十四層，也有黑漆板門，兩扇左首也有月亮門一個，却不從月亮門進去，偏從正門走入。賀人傑又問道：「因這一層又不從月亮門走呢？」余成龍道：「這叫做疑兵計，萬一有人上來，知道頭一層是從月亮門走進的，到了第二層，定然仍是如此，他就上當了。這第二層的月亮門內，也裝著滾板，下面盡是套索，有人落下，就被套索縛了。」賀人傑答應二人走入正門，便是第二層樓面中間，也設著神龕，胡梯都不在龕內，由神龕背後有一小門，門內裝作胡梯，也是二十四層，上得樓來，但見四面牆俱皆關閉。賀人傑便去開那牆，並無格鬥，鈎搭只是開不下來。余成龍見賀人傑不知此中消息，便道：「賢姪，我開與你看。」說着，用手在東首柱子上將機關一按，只見牆格全開。余成龍便望中樓上一指，道：「賢姪，你看那盒子內，便是賊官施不全的印信了。」賀人傑抬頭一看，只見中懸一盒，四面皆是鉄絲做成的細網，任他神仙也飛不出此鉄網。賀人傑暗暗記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出五續施公案清列傳卷二

第九回

小英雄下山送信

老壯士回署領兵

話說賀人傑將余成龍誘入凌虛樓，探明路徑，并知印信懸掛中梁。上面一一謹記，復與余成龍在樓上耍了一會，然後同下樓來。又將轉灣抹角，暗埋的消息，所在到處記明，遂與余成龍回至廳上，却好陸文豹任勇也在那裡，便大家坐下。賀人傑又對着余成龍感誇凌虛樓如何險峻，如何奧妙。余成龍見賀人傑極口誇獎自己，也喜不自勝，因誇道：「賢姪，不是咱誇這大口，那賊官的印信藏在那裡，任你黃天霸三頭六臂到了此地，也算他到望鄉臺了。」隨時余成龍等即命擺酒，彼此暢飲歡呼，而散到了夜半，賀人傑乘大家睡熟，獨自起來，換了夜行衣，靠手執刀，藏了金錢標，悄悄的來到凌虛樓上，先將四面一看，見那看守樓門及打更的小嘍囉，俱已睡着，他便展出來，飛檐走壁，的武藝撥開樓門，復將樓門掩起，捏着步上了胡梯，記着路徑，走到第一層樓面，真是身如飛燕，毫無聲息。彼時不敢怠慢，復至第二層上面，略為喘息，便向第三層而來，到了三層上面，先將火光一閃，認定中梁右首一個箭步，縱上神龕，略一墊脚，復望上一縱，將右手搭在中梁，隨將兩脚一縮，一灣腰，將兩脚在梁上掛定，變了個猿猴登枝的架落，左手執刀，右手便去摘那印信的盒子。正欲摘下，忽然想道：「我此時若即取下，如何得下此嶺，不能下嶺，事必洩漏。」事洩漏，不但印信復失，連我的性命難保。好在此樓上已熟悉，取回印信則又何難？莫若且待數天明，日先去報知約定日期，叫褚老爺子同李伯父趕回淮安，稟明大人等，我黃叔父等人到來，約定行事，裡應外合，還怕這三個狗強盜捉拿不住。印信失去不成，原主意想定，隨即由樓上跳下，輕輕站立樓面，復將各處門扇窗格關閉，停妥一層層走下樓來，開了樓門，復又四面一看，見看守樓門的仍然睡着，即打更的已走了出去。幸喜一人都未覺，賀人傑趕着一溜

烟如旋風般回到自己房內先將房門闔上然後卸去夜衣靠上床略一歇息已是天明即使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點便至余成龍說道今日天氣甚好。娃兒意欲下嶺頑耍一四約至當午即使回嶺特與叔父說知余成龍道賢姪既要去嶺下頑耍須得早去早回。賀人傑答應退出心中大喜走至房內換了衣服藏起腰刀暗器復與余成龍等三人告別然後望嶺下走來到了嶺下順着大路匆匆而行沿途留心客店走有三四里路見有東首有一小鎮市便望嶺上行來走至街頭見西首有家酒店簷口掛着一面招牌寫道悅來店安寓客商。賀人傑走進酒店見吃酒的人甚多因揀了座頭坐下便叫店小二打壺酒來。店小二才答應着去打酒只見李昆從店後走出來賀人傑一見便遞了暗號李昆回頭一看見是賀人傑彼此會意了賀人傑仍然坐着不動一會子店小二將酒打來并着兩碟小菜賀人傑對店小二道你這店內人多嘈雜這店後還有座頭麼店小二道店後座頭倒有但是錢要雙倍的賀人傑道你給我移到後面去我就給你雙倍錢又算甚麼大事店小二答應趕着將酒菜移至後面賀人傑亦跟了進來却好李昆已在那裡等着。於是賀人傑揀了一個淨室店小二將酒菜排好又趕着進內問道小客官有吩咐賀人傑指着李昆說道不意在這裡巧遇這位客人他是咱的親戚你給我再添一付杯箸再打一壺酒來說罷店小二出去方才吃得兩杯酒店小二已將菜送進却是一盤牛脯一盤白煮雞排在桌上問道你老還要甚麼菜李昆道你且等着咱們再要甚麼招呼你便了店小二出去李昆因問道賢姪此來定有消息賀人傑道伯父小姪特來送信那凌虛樓果然造得利害不是小姪用語言將余成龍同騙上樓探明路徑問明消息不必說黃叔父不能上去便是神仙也難將印信取回來遂將凌虛樓共計三層上面如何埋伏如何暗裝消息鐵網如何利害如何靈巧細細說了一遍又道小姪昨夜乘余成龍等人睡熟却暗暗上去一次觀了路徑所以特趕前來請伯父趕緊回到淮安稟與大人知道請大人差遣我黃叔父及諸位伯父叔父悄悄地前來約期後五日二十六夜半子時齊到嶺上在柵門前舉火為號余成龍等看見柵外火起必然出來看視小姪乘其無備去凌虛樓將印信盜出便請伯父至凌虛樓後嶺接應但看樓上火起便是小姪盜回印信的時候但只嶺後只有一條小路可通且只能容一人行走余成龍又復派人在那裡防守隘口伯父到時務將那把守的人先行打死然後方無擋絆小姪盜出印信嶺上的各事使不能兼顧却只管將印信星夜送回淮安捉拿強人焚毀山寨皆仗諸位伯父叔父之力正說到此諸標亦從外面走進瞥見這賀人傑與李昆在那裡密語諸標趕至跟前說道好話不瞞人瞞人非好話李賀二人聽見吃了一驚再亦抬頭見是諸標趕着讓坐賀人傑又給諸標見了禮然後坐下復將前言細細說了一遍只喜得諸標拍案叫絕三人又密議了片刻賀人傑又將店小二喊進算明酒菜各帳當時將錢付出即告辭諸李二人仍回厚天嶺而去。不表單說諸標見人傑走後即與李昆說道這回去淮安送信這個差事不是老夫與賢姪爭奪最好讓把老夫去走一踉一來賢姪二十六夜要去接應人傑不能誤事二來老夫是個閑人借此可以溜溜腿三則好讓賢姪在此養歇幾日等到那夜好立大功李昆道既是你要去小姪那敢違拗但日期迫迫須得如期而來大家要皆扮做客商模樣在此會齊一同行事諸標道賢姪放心毋須叮囑當即打了包裹又與店主人算還房飯即刻起身回淮安去真是趕緊前行無分曉夜只走了兩日已到淮安當時入了衙門黃天霸等人單看見諸標一人回來到嚇了一跳及至問了細底才知賀人傑所為大家

權喜又見褚標與大家說明一切即刻同去稟見施公見褚標回來滿心歡喜忙問賀人傑曾否遇見印信就在那裡褚標先上前行了禮然後坐下將已往之事稟說一切施公聽說沾着髭鬚贊不絕口因說這賀人傑年紀雖小却有如此見識真不愧義士之子不但本部堂多一勇士即國家多一棟梁今既如此自黃賢弟以次可即速往前去再令小英雄望眼欲穿褚老英雄業已往返兩次不能再勞即請在署安歇王殿臣郭起鳳亦毋須同行留在淮安聽候調遣施公吩咐已畢黃天霸唯唯退出當即收速停當各帶兵及暗器連夜分三起出城頭一起是黃天霸何路通二人扮作賣藝模樣第二起是李七侯關泰金大力三人扮作客商模樣第三起是張桂蘭郝素玉二人扮作村婦模樣共計七人直望摩天嶺進發只正走之間只見李昆從對面迎來彼此照會分別投店歇下只待夜半行事去捉強人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黃天霸大破摩天嶺

賀人傑火燒凌虛樓

話說黃天霸等男女七人猛巧遇李昆分別投店歇下到了初更時分忽然狂風大作吹得那萬木齊鳴黃天霸等心中好不歡喜暗道有此好風今夜去燒山寨正是天假其便大家不言而喻略微歇息到了二更時分一個個都換了夜行衣靠飽餐飲食手執利刃各將暗器藏好又各帶火種越出店門打了暗號齊奔摩天嶺而去且說李昆因賀人傑約定在凌虛樓背後嶺下接應他便趕望這條路而去不一會已至山嶺背後越著星光定睛看去果然是一條窄徑兩旁峭壁巖岩逼斗直上只容一人李昆順著路一步步望上行走到半腰見有一排木寨當中攔住李昆正欲越柵而過只聽柵內有人說道今好大風咱弟兄們在那裡支更過這樣的天氣便是咱們的好日子到了又聽一人答道老三你不要嫌苦聽見昨日大王還吩咐我們小心看守這條路雖無人知道却這近凌虛樓後面萬一有了奸細偷過柵到了樓上將印信盜去我們可了不了咧李昆在黑暗中聽了細切一個縱步竄上木柵定睛一看見裡面有個更柵內露出燈光又一箭步穿跳下來如秋風落葉輕而且快腳踏是地先將彈子掏出幾枚控在左手右手執定單刀大踏步跨入更房飛的一刀劈去只聽咕咚一聲一個栽倒在地又一個正要叫喊李昆來得飛快趁手一刀又復砍死旁邊又有一個見兩人已經殺死在地趕着跪倒向李昆哀求饒命李昆道你是何人那人道小人是看木柵的李昆道此去凌虛樓還有多遠那人道還有半里路光景李昆道這凌虛樓何人把守那人道是兩個頭目把守三天王任勇不時巡察李昆道你們這看更的共有幾人那人道四個一班共有八人這上夜是派我們的班李昆道你這裡只有三人還有一人在那裡那人道那一個今日病了未來李昆問話已畢即將那人背縛起來將刀割下一塊棉絮塞在那人口裡拋在一旁李昆便坐在更柵專等凌虛樓火起好出去接應再說黃天霸七人到了嶺上望前一看見上面一排木柵甚是堅固木柵裡面還露着燈光未息耳內聽得更聲響黃天霸等便低低的打了個暗號大家明白便將火種取出除關泰金大力兩個不能上高其餘五人一個個如燕子穿簾齊跳上木柵一聲吶喊大家將火種拋下隨即跳入木柵裡面關泰金大力趁視將木柵斬開一湧而進只見那更房裡面着了火種又兼狂風不息霎時風助火勢火仗風威將一排柵及更房等處盡燒得一片通紅再加吶喊之聲不絕於耳那些小嘍囉從睡夢中驚醒急急報知余成龍等三人余成龍陸文豹任勇三人忽

聽報道柵門火起趕緊提了兵刃走將出來却好黃天霸等已入裡面一見余成龍等迎將出來便大聲齊喊道好大胆的狗強盜胆敢將漕督印信盜去你可認得爺命黃天霸將來取尔的狗命余成龍聽罷哈哈大笑也不答話掄刀便殺過來黃天霸接住兩兵相撲真是棋逢敵手將過良材二人一來一往在火光中殺得真是好看陸文豹在旁見余成龍殺黃天霸不下趕著一刀望天霸砍來關泰趕一步迎了上去兩對兒殺得團團轉全大力持住鎗鐵棍只顧在那裡打掃囉囉可憐那些囉囉過著棍不是頭破就是腦裂李天侯便望空處放火何路通此時已搶入大寨放起火來張桂蘭在旁看見黃天霸戰余成龍不下即將袖箭放出嗖的一聲直向余成龍面門打來余成龍說聲不好趕著望旁邊一閃讓過袖箭復虛砍一刀回身就走黃天霸緊趕來止趕之間忽見余成龍將手一抬嗖的一聲一枝弩箭正望黃天霸射對黃天霸看得親切趕著用刀一撥那枝弩箭撥落在地正要還他一標余成龍一個箭步已至天霸面前舉手一刀即望天霸頭頂砍來天霸望上一迎將刀架住趁勢一個卧虎翻身直望余成龍胸前滾來余成龍說聲不好縱一步跳出圈外黃天霸來得飛快進一步一刀認定余成龍左肩砍下余成龍將身一偏轉身一刀望天霸大腿糊到天霸望後一退一抬手將標飛出認著余成龍面門打來余成龍眼尖手快一面將頭一埋那枝金標從頭頂上抽過後進一刀從天霸襠下糊來天霸趕著讓過復一標望余成龍腿上打下說時遲那時快這一標余成龍却讓不過去小腿上著了一標余成龍說聲不好負著痛帶標而逃黃天霸追趕上再說陸文豹同關小西兩個戰到七十餘合了關小西殺得興起大喝一聲一將陸文豹砍下一只膀背陸文豹正待要走關小西又趕上一刀斫倒在地此時張桂蘭見黃天霸追趕余成龍恐怕天霸有失因也趕去却錯走了路不意向凌虛樓而來剛到樓下只見賀人傑同著一個矮大漢在那裡揮殺看看賀人傑抵敵不住張桂蘭便大喊一聲道人傑快使勁兒你孀娘在此說著一個箭步縱到跟前掄起一刀直望那矮大漢砍下你道這矮大漢是誰就是任勇本來同余成龍陸文豹兩個出去柵門前看火因聽見黃天霸等到來知道大事有變因趕著望凌虛樓而來恐怕印信有失才至樓下看見賀人傑在那裡已經殺死幾個囉囉正欲上樓去盜印信任勇趕著上前同賀人傑殺將起來賀人傑雖然武藝高強究竟氣力薄弱怎當得任勇力大如牛看看抵敵不住却好張桂蘭一聲喊叫賀人傑聽得清楚猶如猛虎添翼登時精神陡長氣力倍加只說得一句孀娘這王八羔子交付你了上樓去了說罷捨了任勇竟上凌虛樓而去任勇正殺得高興眼見賀人傑要死在他手忽然聽見張桂蘭來助不免心中一慌加之張桂蘭刀法神速招架不及只得虛砍一刀轉身就走張桂蘭那里肯放隨即一枝袖箭直望任勇打來只聽咕咚一聲任勇栽倒在地桂蘭復趕上一步舉起刀來認定膀膊上擱了幾下那兩只膀膊已經離了肩窩復一刀結果了性命張桂蘭見任勇已死拋在一旁再去尋找天霸才轉過兩個彎見天霸迎面而來後跟著關小西郝素玉何路通李天侯天霸開口便向張桂蘭問道你曾看見人傑麼桂蘭道池上凌虛樓去了余成龍那厮曾捉住了天霸道通捉了原來余成龍著了一標轉身逃走正要望地道內而逃該因天網恢恢正跑之間何路通燒了大寨迎面而來出其不意當頭一拐余成龍不曾讓得及在肩上著了一下接著黃天霸趕到復一刀從背後直穿過前胸倒地而死黃天霸等正在那裡說話猛一抬頭見前面火光燭天直冲霄漢此時凌虛樓已被賀人傑將印信取到從頂上一層放起火來黃天霸等趕著火

光前去只見賀人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繳印信人傑立功

敬河神賢臣致祭

話說賀人傑既將印信取回火燒了凌虛樓同黃天霸等七人尋了兩間空屋在那裡歇息話分兩頭再說李公然在凌虛樓背後山嶺之上窄路旁邊更棚以內專待凌虛樓火起便來接應人傑一直等到四更將盡不見動靜正在心煩意亂忽見凌虛樓火光直冲霄漢知道賀人傑已經得手趕著提了刀直奔嶺上走來趕到逼近那條窄路已被凌虛樓上燒枯的木料壓落下來將路塞斷李昆轉身回走復望嶺前趕去走了一會才到摩天嶺面前抬頭望嶺上一看但見餘火猶存濃烟尚熨李昆趕著上了嶺一路尋找前去只見屍骸遍地血肉模糊尋了一會才到摩天嶺人眾彼此見者說了原由皆各懼喜無恨此時天已將明大家又略座片刻已是天亮於是大家將大寨內所有未經焚毀物件及銀兩財帛逐一查明聚在一處又將未死的嘍囉等眾皆叫到面前發回家又留下二三十名押令著扛抬物件并將餘屋拆毀所有死屍概行掩埋起來諸事已畢嘍囉扛著物件賀人傑捧著印信并帶了余成龍等三人首級一起下嶺走至悅來店李昆又到店內說明情由算還房飯錢那鎮市上方才曉得是施大人暗裡派了官兵將捉拿摩天嶺上的強人黃天霸等也將所住的客店房錢算交清楚這才一齊望了淮安而去在路行了三日已到淮安當即入城回到衙門先報進去施公聞報即過了將盒子開了驗明不錯當交施安收去掌管施安即過去退下施公因向賀人傑道本部堂一時疏忽將國寶為強人盜去若非小英雄設計取回本部堂亦難逃虛分今多虧小英雄胆識兼備致國寶失而復得這件功勞要拜小英雄第一本部堂却無以酬報祇先好給個十總頂戴歸本標差遣聊以酬今日之勞待隨後另有功勞再行申奏請旨獎賞賀人傑趕著上前請安謝道蒙承大人恩德小民年幼多有鹵莽之罪今大人不加罪責反蒙厚賞小民斷不敢領等隨後立有微勞再請大人恩賞罷施公把鬚微笑道小英雄不必過謙一來為了大人稍承先志二來使本部堂聊表寸心幸毋再辭反使本部堂難受黃天霸見施公說得懇切即命賀人傑道既承大人逾格栽培厚加恩賞卻之反為不恭且謝過大人受了此職以後再圖報效不負大人恩便了賀人傑因道卑職既受了大人恩賞當效犬馬之勞說者又叩了兩個頭謝了恩這才起來站在一旁黃天霸復又稟道摩天嶺大寨內所有搜出銀兩物件悉數命小嘍囉扛抬回來并余成龍陸文豹任勇三名首級的首級亦帶到此請示發落施公道將余成龍等三人首級於頭門外懸竿示眾所有贓物全行存庫小嘍囉皆係赤子盡放回家黃天霸等答應大家辭出發落已畢各回衙門且說賀人傑得了千總心中十分歡喜黃天霸張桂蘭夫婦二人也是喜之無限商議道人傑姪兒今蒙大人賞了官職咱們雖不是嫡親叔姪也如同胞一般也得給他做個面子備兩席酒請請大眾一來是我們的體面二來也給大家喜歡喜歡拚個一醉在老爺意下如何黃天霸道夫人之言甚合吾意就是明日請酒便了張桂蘭又道賀家娘子遠在山東他兒子今日作了官也得寄封信於他使他歡喜以慰他撫養一番於是黃天霸就請人寫好了一封書寄往山東接他義嫂不題次日又去備了兩席酒酒著本衙門差官各處去請客大家叨光是喜酒俱各前來這個消息又傳到施

公耳裡施公又着施安送了五十兩銀子。給賀人傑為犒賞之費。黃天霸只得代他收下。當時便與施安說道。本來也要請老弟到此。小飲三杯。特恐為大人知道。諸多不便。故不曾去請。今蒙大人又有賞賜。賢弟可莫怪。愚兄未曾下帖。屈留在此。大家歡喜。一日施安也答應。此正却好。是三月初三上巳佳節。又兼天氣清明。春意融和。大家舉杯痛飲。自午至暮。無不歡呼快樂。其中有猜拳行令的。有擊鼓催花的。滿座紛紛。談笑興雅。及至酒闌。猶有餘興。藉標在壁上。取下撲刀。按一按。跳出院落。舞了一路單刀。耍了個四門。果然刀法精純。不愧老當益壯。舞畢。藉標站在院落。對眾笑道。老夫不彈此調久矣。幸尚未生疎。將來還可憑這老伴兒解解悶。大家極加誇贊。藉標復向賀人傑道。你高興。與你殺個老少對手。賀人傑道。還望老弟指教。說著便取了一柄單刀。跳出院落。與藉標對面立定。腳步擺了。賀人傑道。你高興。與你殺個老少對手。賀人傑道。還望老弟指教。說著便取了一柄單刀。跳出院落。與藉標對面立定。腳步擺了。賀人傑道。你高興。與你殺個老少對手。賀人傑道。還望老弟指教。說著便取了一柄單刀。跳出院落。與藉標對面立定。腳步擺了。

第十二回

風卷麻裙含冤待白

塵埋綉履抱屈難伸

話說王殿臣郭起鳳。奉了施公密諭。尾隨那風卷麻裙。露出紅袴的少婦。一直跟出東門。又行二三里。那婦人到了新墳面前。將紙鏢焚化。席地而坐。掩著面。嗚嗚咽咽。哭了起來。王郭二人細聽聲。雖然嗚咽。毫不哀痛。正在那裡兩相私議。忽然又見一陣狂風。先將紙鏢吹得四散。復將那少婦麻裙。前後裙門。一齊吹開。露出一條大紅袴子。王郭二人再仔細一看。見那袴子。仍是新的心中。更加疑惑。又見那少婦等。旋風過去。在新墳上叩祝不已。臉上顏色。頗為驚恐。王郭二人知道中間必有緣故。不一會。那少婦站起來。將身上皮塵撲了一撲。即向原路回來。王郭二人即閃入樹林。却好那少婦從樹林前經過。他二人仍然尾隨在後。重復跟入東門。直至獅子巷。看著那婦人進門後。才向附近覓了一家茶店。二人進了茶店。對坐下來。叫店小二泡了一壺茶。那店小二將茶泡上。王殿臣便問道。你姓甚麼。店小二道。小人姓王。名叫王二。王殿臣又問道。你這店開了幾時了。王二道。小人這店。從前年就開了。郭起鳳道。你在这里多少錢。

月王二道這店是小人父親開的王殿臣道你原來不是夥計還是小老板呢郭起鳳道離你這店南首第五個門那一家死了個甚麼人我看他家門首掛著重孝還有個少婦穿著一身麻衣才後門外走了進去那是他家的甚麼人還是媳婦還是女兒呢王二道他家姓吳死的這人名叫其仁今年才二十四歲那戴孝婦人就是吳其仁的老婆郭起鳳道只小年紀把這樣個輕年老婆拋下來了叫他在外里守寡寔也可憐但這吳其仁是甚麼病死的呢他還有父母兄弟沒有王二道他無父母又無兄弟只有他一人平日家道也還過得去薄薄的也有些因房產業就是這吳其仁年紀雖輕身材面貌却生得頗為醜陋聽說還有個賭病終年的妻妾賴賴若問他甚麼病死的在死的前一日我們還看見他在外面行走到了第二天早上忽然他家裡人出來說半夜時忽得了一個急病施救不及等到四更就死了未及半日經吳其仁老婆娘家的人來了幾個就收殮起來在家停了七天即抬出去葬了王殿臣道這吳其仁丈人家姓甚麼呢王二道聽說姓何住在北門大路家內開著雜貨店家道也過得去王殿臣道吳其仁既死就算了只可憐他的老婆這種輕年使叫他做個寡婦又無兒女撫養如何度日呢王二道聞言笑而不答王殿臣郭起鳳亦心知有異不便再問遂將茶錢付訖出門而去又在附近一帶訪問了一回有說那少婦不端壯的有說死者身死不明的人言嘖嘖莫衷一是直到天晚王殿臣郭起鳳才回衙門將以上所見所聞一一稟知施公一夜無話次日一早即傳山陽縣到署諭話山陽縣奉傳隨即到見了施公請安已畢坐在一旁施公說道本部堂素請貴縣并無他事只因昨早往河神廟拈香回來途中見一少婦身穿麻衣手持紙鏢忽遇旋風將少婦麻裙捲起中露紅袴本部堂心頗滋疑即刻密令差官偵探後據差官覆覆謂那少婦係祭掃新墳從旁微窺該少婦既焚紙鏢哭而不哀忽旋風吹其紙錢四散又將麻裙捲起將紅袴露了出來及風過處該少婦仍然穿著白袴又見該少婦當旋風吹散紙錢時形色倉皇叩祝不已頗有愧對鶯鶯之色及跟隨進城至該少婦家附近訪察知死者為婦之夫無病暴卒卒後遂殮殮之後即葬葬其草率且該少婦頗有醜聲本部堂想來其中必有冤枉因以待請貴縣務即訪察明白俾死者不致含冤生者難逃法網今限三日貴縣即行詳覆毋得含混宕延山陽縣聞說口內道是心內在那裡暗想途中少婦風捲麻裙與他何涉即有冤枉也未據報儘可不問他偏開得沒事尋件事出來做做好博他清正的名聲他又不肯自辨委我去訪你道這樣無影無形的案件從那裏辦去却無可奈何只得答應下來且回本署再作計議山陽縣才告退出去未及一刻忽聽大堂上鼓聲打得亂响如雷崩地裂一般施公即令施安去問何事施安才至二堂已有值日的差官傳報進來施安忙問何事值日的道是個老頭子擊鼓代兒子喊冤求大人申雪施安道他有狀詞麼值日的道沒有施安道叫他候著等回明大人再說施安說罷當即進內稟明一切施公聽罷分付坐堂差役齊立兩旁施公命帶原告差役答應頃刻從頭門外將原告帶到至公案前跪下施公在上望下看去見那老頭兒年約有六十歲光景鬚髮皆白已全生得頗為良善因喝道你姓甚名誰有何冤枉不向縣裡告去却向本部堂這種上控爾可知越控的罪麼那老頭兒道小的姓朱叫朱四只因有個姪女婿與王家已經六年小的姪女婿叫王三即家住南門外河邊口向來操船在江湖上貿易他夫婦二人頗為和愛小的兒子叫朱槐也是弄船在江湖上貿易多在外少在家前月廿四傍晚從外路回來因與他堂姐姐二年不見順便到王家探看將船泊在河下不意到了王家

見他家後門雖開著却無一人喊了兩聲又無人答應小的兒子見沒人在家也就回船當時覺得腳上穿的鞋子濕了便脫下來在火上焙乾吃了晚飯也就睡了不料次日一早小的姪女婿王三即帶了多人到小的兒子船上望著兒子罵道我同你無仇無隙何得殺死吾妻小的兒子大驚不知所措王三即又不閉口稱王三即口稱廿三早上往附近鎮市賣貨當未曾回至廿四晚回家推開大門走進即道你妻子殺死怎麼知道是被爾兄弟殺死呢王三即口稱廿三早上往附近鎮市賣貨當未曾回至廿四晚回家推開大門走進裡面喊他妻子不應即點了火向房內跑去又不見人正在疑慮將火各處去照行至後門口見地下殺死一人血流滿地再一細看正是妻子又見脚下所穿的鞋子又不在腳上當即喊叫起來左右隣舍皆說可隨著血跡我去次早即邀約隣舍跟著血跡找至河子直至朱槐船上都有血跡并在泊船的岸畔拾到女鞋一隻却是妻子所穿因此方知妻子是朱槐所殺當時縣太爺臨場相驗當被刀戳傷咽喉因而身死縣太爺因向小的兒子說道真真憑據你尚有何狡賴小的兒子雖欲辯駁無奈縣太爺不問情由即將小的兒子屈打成招現在收禁監內青天大人的明見王三即之妻是小的姪女小的兒子便是王三即兄弟豈有堂弟去殺堂姐之理即使王三即之妻為小的兒子所殺亦斷無將死者所穿的鞋子帶去一只拋在岸畔做個殺人的證據總要求大人給小的兒子并姪女申雪說罷連叩頭施公聽罷覺得老頭兒說的話頗有理遂命帶下候明日傳齊屍親再行覆訊朱老兒出云施公即命人將屍親王三即限即日傳到晚堂質訊欲知是何妙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張挂榜文招尋綉履

追申冤屈拘質公堂

話說施公既將王三即傳到訊了一堂囑令三即退下聽候申冤次日又出差至山陽縣調齊金卷并將朱槐提到細心嚴究施公見朱槐亦頗良善斷非殺人之人也囑暫行收監聽候申雪於是施公心甚不安遂思得一計即刻命人寫了榜文在各處張挂那榜文上寫道為懸賞招尋事據王三即妻朱氏被人謀害身死一案除已將凶手拿在案外尚失綉鞋一只特懸賞格招尋不論軍民人等如有將綉鞋檢得呈送漕督衙門繳對者本部堂定重賞大錢五十千文當堂給發決不食言爾等慎勿觀望自誤特示這榜文一出那些觀望的人盡作為新文到處談論却無一人拾得看官你道朱氏究為何人所害呢原來王三即家在淮安南門外河岸上面朱氏生得頗為美貌夫妻亦極恩愛只因對門有一家姓李名喚賓如其人先為府署書役後來因誤公事革去性最刁惡好食貪淫買朱氏美貌屢欲相通未使得手這日忽見三即侵早出門李賓如便到朱家問道王兄在家麼朱氏聽得有人叫喚因問道是誰三即早間上鎮去了李賓如也不願進退即入裡面見朱氏道我有件事特來相託未知即回麼朱氏因有李賓如是對門鄰居也是疑惑因對他道三即有事未定至早也須日晚方回李賓如見朱氏雲鬢半偏朱唇輕啟不覺怒火上焚因用手去拉朱氏道尊嫂且同坐小可有事奉告王兄回來煩即轉達朱氏見他動了不良之意因大罵道你係堂堂六尺之軀不分內外白晝到人家來調戲婦女真是畜類不如說罷進入房內去了李賓如羞愧失禁因即懷恨回家自想倘若三即回來李氏將此事告知三即豈不深懷仇恨不如將朱氏殺死既可洩我之恨又可免洩其言因懷了利刃復來三即家內見朱氏站在門裡李賓如突出利刃望朱氏咽喉刺下倒地而死李賓如見朱氏已死知道

第十三回

不了意欲移禍於人因將朱氏綉鞋脫下去近河亭子旁去埋不料半途失落一只李賓如走到河亭旁邊來埋綉鞋方知只剩一只彼時也不顧回頭去找匆匆將一只鞋并一把及埋入泥中而去事有湊巧遇着朱槐來採朱氏澆了兩脚的熱血一路回船又遇着王三即聽去鄰舍之家追尋血跡因此朱槐被捉屈難伸你道這是從那裡說起呢話分兩頭再說山陽縣奉了施公委查風卷麻裙一案回到衙門即同幕友商議此案如何辦法彼此商議許久那幕友道據我看來必得先將那少婦提案就硬說是他丈夫吳其仁的陰魂在城隍廟前控訴爾謀死親夫城隍神托夢請本縣審斷先詐一詐他看他如何情形再作商議山陽縣答應因即簽差去提吳其仁那山陽縣差人奉了縣主之命即刻到了吳家却好何氏梳洗已畢見着兩名差人進來先自嚇了一跳忙問道你二位從何而來為甚麼不問皂白便向人家亂跑那縣差便道你家可姓吳麼吳氏道是縣差又道吳何氏現在那裡何氏道我便是何氏有何話說請講那差人道這就是因在袖中拿出鐵索向何氏道你的紫把了你丈夫吳其仁告你謀死親夫本縣大老爺奉了城隍之命特來捉你何氏聞言暗自吃驚不小因道我的丈夫暴病身死連夜都出了左右鄰舍誰人不知今你們二位忽然前來憑空捏造甚麼謀死親夫敢是要索詐我寡婦的錢財麼既然如此我便同你們去到縣裡說着就將鐵索向何氏頸上來套何氏忙道且慢來找又不逃自向你們前去何必用此呢縣差不由分說仍將鐵索將何氏套起來一直帶往山陽縣去何氏託鄰舍照管門戶不一會已至縣衙縣差報到山陽縣便傳何氏立刻坐堂將何氏帶到山陽縣留心看那何氏但見他身穿重孝生得頗有幾分姿色且而一種妖嬈之氣現於形端心中也就有幾分疑慮正欲開口問他姓氏只聽那何氏自先開口說道請問大老爺發飭公差拘孀婦到案不知孀婦丈夫死了又犯著何罪請大老爺明示山陽縣聞言暗說好個利口潑婦因道你就是吳何氏麼何氏道孀婦正是吳何氏山陽縣道你丈夫叫甚麼名字何氏道名喚其仁山陽縣道你丈夫死了幾時是何病症死了現在曾否下葬何氏道已過六七得病而亡現已下葬山陽縣道你夫家尚有何人何氏道既無翁姑又無伯叔且無子女山陽縣道你嫁與吳其仁幾年了何氏道五年山陽縣道為何並無生育何氏道人生有命何可強求山陽縣道尔可知尔所犯之案麼何氏道孀婦只知夫死尚未終七不知所犯何事山陽縣把驚堂木一拍大聲喝道好大胆的淫婦尔敢謀害親夫本縣奉城隍神托夢說尔親夫在城隍廟前告你謀害身死飭令本縣提尔到案澈底根究尔親夫申雪尔尚敢故作不知殊屬淫潑已極若不從寔將好夫招出本縣定用嚴刑拷你快快招來因何謀害本縣或可原宥從寬減罪何氏聽說因緩緩說道大老爺為民父母民間有了冤屈自己力有不能申雪的求大老爺代為申雪此固大老爺分內之事從未聞民間本無冤枉大老爺偏欲代人申冤而且謬言神來託夢是究竟有何實據當聞誣告加三等大老爺即此一舉自問如何呢山陽縣怒道尔仗這利口辯駁便思納倒本縣麼且再問你丈夫即使暴病身亡尔何得死後遽殮殮後即葬足見情虛恐致洩漏所以草草葬了即可杜絕人口了如此狡詐本縣已洞悉尔的肺腑尔尚有何強辯何氏道大老爺此言更覺差矣世界上隨殮隨葬的不知凡幾難道都是謀害親夫的麼而且論國法停柩不葬是大干例禁論人情殮畢即葬即所謂入土為安孀婦以一婦人既無翁姑伯叔若將死者之柩久停在室萬一風火不測將何以對亡夫在孀婦看隨殮隨葬於國法人情兩無偏廢大老爺以此藉口孀婦可不解大老爺何以謂為民父

母了山陽縣被何氏這一頓話駁得了禁口難言不禁大怒喝道好大胆的淫潑婦爾既說未曾謀害親夫本縣明日由詳上憲請示開棺相驗彼時看爾尚能狡賴不爾何氏道大老爺既要開棺相驗婦婦豈敢不遵但有一件如果驗出傷來婦婦情甘認罪若竟無傷大老爺擅翻屍骨於律例上尚有處分廢山陽縣道若驗不出傷來本縣也願自請參處何氏道大老爺既如此說婦婦先具甘結大老爺也得具一張甘結申報上憲將來才可為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一官拚棄賢令開棺

雙履招來究民出獄

話說山陽縣將吳何氏供詞并各具開棺甘結叠成文卷分別申詳上憲這日施公接到申文隨行看了一遍暗道這吳何氏反覆辯駁未為無理但據親目所睹風卷麻裙又據王殿臣等探訪各事其中寔有冤屈今據山陽縣呈請開棺相驗這山陽縣不但胆識兼備而且是個好官本部堂到不可不往因批道據詳已悉仰該縣即日開棺詳加檢驗務使水落石出以彰國法而做淫兇母任死者含冤生者漏網揪畢隨即發縣山陽縣奉到批文復又親往漕督衙門面稟一切施公大家賞識當向山陽縣說如果寔非謀害所有應得處分本部堂當與貴縣可共之不過貴縣臨驗時務宜詳細恐有伴作受賄蒙混等情山陽縣唯唯退去當即回了衙門立刻傳知書差人役伴作人等飭令預備屍場明日早辰開棺合署書差知道此事比謂本官得了瘋癩硬說人家謀害親夫的到了次日各事備辦停當山陽縣帶領書差伴作并吳何氏人等一齊出了東門直望吳其墳墓而來相離不遠見尸服已經搭得齊整不一會已到山陽縣下轎先往墳前繞走一圍忽然一陣旋風直吹得塵灰高起山陽縣又在墳前暗祝兩句話然後升入公座喝令土工掘塚將塚掘開露出屍棺便令伴作開驗伴作答應即隨手持鉄斧先在棺頭砍了三斧然後鑿開棺蓋當有土工抬過隨據伴作請官親臨眼同檢驗山陽縣離了公座親到棺前但見屍身毫不腐爛因喝伴作如法檢驗伴作不敢怠慢遵即從頭至足檢驗一週喝報毫無傷痕竟後暴暴而死山陽縣又令再驗旋又據委寔無傷山陽縣無可奈何只得命人蓋棺封墓何氏大聲說道大老爺以莫須有之言妖幻無憑之夢開人之墓啟人之棺翻倒人之屍骨死者何辜遭此荼毒既啟棺而又欲蓋棺開墓而又欲封墓此非婦婦所敢遵命山陽縣只得忍氣吞聲緩緩說道爾言誠是但本縣前已具有甘結申詳上憲今既驗無傷痕本縣自甘任罪死者既已無辜而再令其屍首暴露本縣更無以對死者且為蓋棺封墓爾如不信爾可上控大府請定本縣之罪便了何氏聽罷這才允為蓋棺封墓山陽縣打道回衙何氏暫行回家山陽縣拈香已畢即便去見施公稟知一切施公頗為納悶因道貴縣今遭此意外之事皆本部堂的不是隨即自請參處以分貴縣之罪山陽縣起身致謝正欲告辭忽見施安呈上一張詞狀施安展開一看就是吳何氏控告山陽縣擅請開棺一案施公當令施安傳諭何氏聽候本部堂提參該縣施安傳諭出來何氏自行回家心中頗為得意以為從此可以無虞了逐日與好夫恣情取樂不提山陽縣告辭出來回到衙門頗為忿恨然亦無可如何只得密派心腹詳加探訪施公亦復如是暫且不提再說王三郎妻被人謀害朱槐冤屈在獄施公懸賞招尋訪屍那賞格已經懸有十日并無人拾得李賓如俱然法外逍遙這日李賓如在一酒店飲酒這酒店婦人却同李賓如有奸李賓如酒至半酣合該朱槐冤屈可申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李賓如忽向那個淫婦人說道看你有心願我

我從來未有點好處與你的，合當以一宗財文相報那婦人笑道：你自來我家，何曾使你用過半文錢？即有財文，你還要自取何得與我？我不受你這油滑嘴來騙我。李賓知道你可知王三即妻朱氏被人謀害，朱氏現在監獄，將要抵償。施大人出了榜文，招募朱氏，綉履如有人拾得，當賞給大錢五十文。我正知其綉履下落，今說與你知道，你可使你丈夫檢出，送往施大人那裡領賞。那婦人道：我不相信，你怎麼知道？李賓知道我昨日走近東門外河亭旁，邊腳下一物絆了一交，低頭一看，見是女人一隻綉履，并一把利刃，埋在泥內。因此知之。那婦人仍不過相信等。李賓如去後，暗向丈夫說，知密令前往檢拾酒店。主本來好利心重，一聞此言，即去我尋走到河亭旁，邊扒開鬆泥，果有女人綉鞋一只，利刃一把，忙取回來。那婦人一見大喜，即令其夫持履呈送總漕。施公那酒店主便攜了綉履，直向漕督衙門而來了。衙門先將綉履交與值日，由值日差送進施公正為此事在那里納悶，忽見綉履，當即問道：是何人送來？值日差道：是個開酒店的送來的。施公一面飭令值日差傳知來人聽候候賞。一面傳伺候升堂。施公升了堂，將酒店主帶到問道：這綉鞋你是那里得來？酒店主回道：是從東門外河亭畔泥中檢出。施公道：誰叫你在那里去？我答云：是小妻子叫小人前去。施公道：你妻子又怎麼知道呢？答道：是在店內飲酒的一個姓李的客人說道：小人妻子聽見這話，叫小人去。的施公道：這姓李的叫甚麼名字？當來尔店飲酒的。麼答云：名賓如。賓常來的。施公問罷，遂令如數給發賞錢。酒店主拜謝而去。復令王殿臣郭起鳳道：你二人跟他前去偵探。倘過該酒店婦女在家，向人飲酒，即刻捉來。王郭二人奉令前去，却說那酒店主將賞錢携到家中，他妻子喜之欲狂，因道：我得此賞錢，皆李某之力。可請他來取些分他。那酒店主答應，即至李家，把李賓如請來。那婦人一見賓如，笑容可掬，越加奉承，使邀入自己卧房，安排酒肴，相待三人共席。而飲。那婦人復向李賓如說道：我夫妻得此賞錢，皆是大印指教，何能獨得？當同犬即共分。李賓如笑道：此事雖係由我指引，却是你的財文。三人正在那里談笑，王殿臣郭起鳳已在外面偵聽清楚，隨即搶入房中，將三人捉住，解回衙門。施公即刻升堂，先將該婦說道：爾如何知道被殺的婦人綉鞋所埋之處？那婦人道：係酒客李賓如所說。他看見一只女子綉鞋一把利刃，埋在泥中。因此小婦人才叫丈夫去檢。施公道：爾丈夫只將綉鞋送來，那利刃尚在何處？那婦人道：現在小婦人家中。施公即命人去弔利刃，一面即提李賓如嚴訊。李賓如始則不招，後被嚴刑抵賴不過，只得將上項各節及與酒店婦人通奸等情，一一招出。施公判令李賓如處死，以抵朱氏酒店婦膏竹杖四百下。交酒店主領回嚴加管束。朱氏釋放，出獄。聞者快心，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抱布貿絲賢臣私訪

扣門投宿豪士沒機

却說施公既得綉履，朱槐與朱氏的冤屈俱已申雪。惟風捲麻裙一絮未得真情，心中頗為憂悶。因暗道：莫若出外私訪一番，或可知其原委。即日改扮了一個販布的客人，悄悄的出了衙門。先在城內茶坊酒肆背街小巷借賣布為由，各處訪了兩日，亦未訪有消息。只得回衙悶悶不樂。這日又去城外探訪，離城天已大晚，不便進城。遠遠見一村，各施公即向村莊上走去。四面一看，不過七八人家，却又均已關門。施公正在躊躇，又見離村約有百十步有茅屋數間，燈光尚露。施公即望前去，但見柴門半掩，內有一老婦，約有六十多歲，就著燈光在那里縫紉。施公推門直入，老婦驚起問：施公道：你這客人從何處來到？我這村莊何事？施公道：我本賣布為生，只因日暮途窮，

進城已來不及。這左右又無客店。故特來前請借一榻之地暫宿一宵。以免風露。那老婦對施公道。借宿一宵原無不可。但我家兒子生性極惡。雖老身亦無奈何。恐他回來得罪客官。使老身何以相對。施公道。這道不妨。即使你兒子回來。有甚言語污辱。我可忍耐。即不然。我與他請個罪。他斷不能再與我為難了。那老婦道。既然如此。但有屈客官在柴房內暫宿一宵。如聞不肯。兒回來。客官幸勿聲張。免致鏡舌。施公答應。老婦即引入柴房。施公便藉草作褥。姑且假寐。以待天明。時交四鼓。忽聞叩門聲。响知為老婦之子回來。施公即屏息。氣。側耳潛聽。只聽老婦先去開門。後復罵道。現在幸而年歲好。可以度日。汝尚如此不長進。終日游蕩。不顧家事。倘遇年荒。老娘要被你累死了。罵了一頓。并不聞那兒子作聲。施即取火向廚房內覓食。復聞老婦說道。今晚有一販布的客人。因日暮不及進城。在此借宿。現在柴房中睡臥。汝且善為看視。毋許再如往日的所為。多有得罪。致令客官羞忿。某也不答應。即持火到廚房來。到了房內。將火照向施公面上。看了一會。微微笑道。老娘不懂事。這位客人。幸是個好人。留下來。原無妨碍。若留下歹人。來家中。原無家產。萬偷去物件。從那裏我來說罷。竟呼施公起來。施公見來意甚好。也就起來。先問了姓名。那少年道。姓曹。單名個志。字復。問施公。因說道。姓方名喚也。人曾志。又問道。尊客從那裡到此。施公道。是從山東到此。今日欲往淮安。因貪走路程不覺途窮。日暮。因此與令堂相商。在貴府暫借一宿。是在打樓之至。曾志道。萍水相逢。竟是他鄉之客。不過徹屋。蝸居。未免有屈尊。實說。著又向那老婦道。母親。這客人。曾否留他。晚飯。老婦道。此老娘失於檢點。尚未留飯。曾志即邀施公至客房坐下。隨入內。取出此酒來。并魚肉等類。同施公對飲。暢談。此時。勢。施公見。曾志語言豪邁。頗為投氣。因問平日作何生業。尊尊幾何。曾志又道。痴長三十六歲。無所事。是惟喜飲酒賭博。他無所好。施公復問道。山陽縣與某回。曾有一面之交。但不知近來作官如何。尚肯為民出力。歷曾志道。山陽縣却是好官。但現有一事。不知若何了結。恐不免因此。里誤。施公故問道。因何事呢。曾志道。因山陽城內有一少婦。謀死親夫。并無首告的人。這日。山陽縣因城隍神托夢。說那少婦。親夫在陰間訴告。轉託山陽縣澈底究追。山陽縣即將那少婦捉案。說了一堂。那少婦堅不承認。山陽縣欲為死者申雪。遂由詳大憲。開棺檢驗。終不得傷痕。恐不免因此。里誤。但山陽縣未曾問我。若問諸我。或可得其寔在情形。施公聞曾志話內。有因復。又問曾志道。那婦人。真是謀殺親夫的。歷曾志笑而不答。施公復與曾志痛飲。酒至半酣。施公見曾志頗有豪傑的氣概。因更說道。他鄉異客。萍水相逢。承你這一番美意。甚是感激。但某意欲與君結拜了。真姓兄弟。但不識尊意。肯不棄否。曾志道。祇恐恐妄。敢言無。既承見愛。請以兄事。何如。施公大喜。曾志遂焚香。燃燭。交拜起來。彼此行了禮。已畢。重復痛飲。次日。施公欲行。曾志固留不放。盤桓一日。至晚。彼此又復酌。對施公復又問道。昨日。弟言山陽縣所辦某婦謀害親夫一案。可惜未問賢弟。終不能得其寔在情形。如此說來。賢弟當必盡。奈何。妨為愚兄。略言一二。呢。曾志聞言。仍笑而不答。施公便故作怒色。道。我輩既是異姓兄弟。便如骨肉一般。肺腑之言。皆可相告。豈容復有隱諱。今既如此。是弟終以兄為外人。怪某見識不明。徒以弟為知己。某何必再留。請從此逝。便了。說著。站起身來。便走。曾志趕著。扯住從容。遜謝道。兄長勿怒。請聽一言。弟非敢故為隱藏。但以關係甚大。不敢妄言。今既如此。當為兄說明此事。但則出諸弟口。入諸兄耳。外人切不可稍有洩漏。說畢。既將大門關掩起來。復請施公坐定。因笑對施公問道。兄視弟為何如人也。施公亦笑道。江湖上之豪士。天地間之快人。曾志道。

寔不敢欺弟平日所為凡城鄉內外見有不義的財物朝見之暮夜必往取取來固為弟自用并見有那種不堪自活及急難無援的人必分之於彼行有十餘年所幸均未敗露月前聞城內任家暗匿客貨千金弟不憤急往取不意誤入死者的內家伏在他家庭前槐樹上遙見內室有男女二人對飲態極醜惡忽有一人扣門婦人急收飲具男子藏入夾衞內婦人始出開門復有一男子進來步履歪斜入房即倒臥床上婦人喚他不醒搖他不動復扶他起來忽又倒下那婦人因出房將夾衞中那男子喚入又取出一根長針向床上男子肚臍刺入停一會即死夾衞中的男子亦即開門出去那婦人便呼喚四鄰入視均以為暴卒如開驗時弟亦在場見那共飲的男子一包銀給山陽伴作雖驗及肚臍亦報無傷痕故山陽縣為彼濛混殊代不平欲知施公高有何言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再開棺甘為佐證

重對質立破沉冤

話說曹志將吳何氏謀害親夫的隱情告訴施公頗有不平氣概復與施公道弟是晚歸來雖吾母前終未少有洩漏今與兄長言之慎勿輕洩要緊要緊施公默首稱是復又笑道賢弟固視兄為何如人曹志道兄長已明言販布的客商尚有何說呢施公笑道賢弟固未識兄之為人兄即賢弟所稱的總漕施某某因山陽縣能為民申屈而又把此誣良之冤某不忍坐視特改扮私訪今幸賢弟身呈各節不但山陽縣誣良之罪可釋死者之冤可伸即某亦庶報朝廷於萬一曹志聞言只赫得面如土色趕着望施公跪下請罪施公笑扶曹志道賢弟不必怕某與弟蘭譜已定豈可復更以後痛改前非勉為良善兄當另眼看待但某回署後必札飭山陽縣重復開棺某亦親自檢驗彼時不得不屈賢弟去作見証賢弟却不可辭曹志道蒙公之恩敢不公庭對質施公大喜當晚仍宿其家內笑談一夜次日施公進城回至衙門立刻傳知山陽縣進署諭話山陽縣亦即上院稟見施公便將私訪情形細述了一回山陽縣謝道卑職見識不明慚負縣令非大人逾格培植卑職只有聽候差處而已施公道貴縣回署後切勿洩漏可容飭差人趕買吸鐵石一塊備用一面立提該犯婦到案就說本部堂心懷疑惑定於後日親往該處再行開棺檢驗另飭伴作隨同前往山陽縣答應退出回歸本衙遵諭奉行施公又飭王殿臣將曹志傳到即暫屬總漕衙門過了一日山陽縣稟請位場親驗施公即帶了黃天霸又曹志等人親往東門外而去了屍場早見山陽縣在那里伺候施公下轎升入公座山陽縣在公案橫頭坐定施公命帶何氏到案何氏跪在下面施公問道爾是何氏爾可知謀毒親夫罪不容道爾親夫不但在城隍神案前控告轉飭山陽縣訊問本部堂亦復知爾的底細那日本部堂向神廟拈香回衙見爾手持紙錠站立道旁忽遇旋風將爾所穿麻鞋捲起露出紅袴本部堂即知有冤當飭差密為偵探見爾到此掃墓又有旋風高起將紙灰吹入半空爾彼時亦頗驚恐趕向墳前叩祝至再據本部堂偵探的差官回來詳說本部堂更知其中定有冤屈正欲札飭山陽縣查辦旋據山陽縣稟請開棺本部堂以為檢驗之後定能水落石出爾最大胆賄賂伴作匿報無傷反按山陽縣擅請開棺坐誣良善使死者冤沉海底爾反得法外逍遙天理何在國法何在本部堂愛民如子不忍使死者含冤疾惡如仇安可令生者漏網爾既付親夫不顧下此毒手忍心本部堂又何容淫婦藏奸不使水落石出爾可從寬招來究竟如何謀死免致再翻屍骨使死者一再暴露倘仍怙惡不悛希圖狡賴本部堂定再開棺檢驗還你個負意憑據那時看你尚有何言何氏聽了施公這一番話句句刺入心中雖然有

此害怕但不得作胆說婦人只知丈夫暴病身亡不知那謀害不謀害前者縣大老爺既已開棺檢驗并無傷痕婦人且痛死者無辜被令翻屍倒骨今大人又欲檢驗婦人却不便相担倘仍然無傷大人可對得起死鬼麼施公道本部堂檢驗之後倘驗不出傷來甘願自行請旨參處以抵擅自開棺反誣良民之罪施公說罷喝令啟墓開棺差役答應此時看的人真個是如山如海一會子鑿開棺蓋施公同山陽縣離了公座齊自屍棺面前同伴作檢驗件作自頭至足腹背前後檢驗一週喝報毫無傷痕施公喝令重驗件作回道委是無傷不敢誣報施公大怒道你前者得銀一包縣大老爺被你濛混過去今日在本部堂面前還敢逞這伎倆殊屬不法已極待本部堂與你全個真寬馮據那時再與你按律懲辦說罷便令山陽縣將吸銜石拏出交與件作件作一見此物只赫得面如土色拿在手中只是亂抖施公又令將何氏帶到屍棺面前令他眼同檢驗何氏跪在一旁施公喝令件作將吸銜石拏出交與件作件作一見此物只赫得面如土色拿在辰施公喝道將吸銜石拏起說也奇怪件作才把石頭將提起來的只見石頭上吸出一根寸半長的鐵針針上還裹著些淚血施公命件作呈上復與大家看道這就是何氏謀害親夫的實據何氏見此事驗出實據知道不容抵賴復又說道大人的明見婦人的丈夫暴病而死安知他不是誤食鐵針因而身死大人若指為謀害親夫的實據婦人實為嚴刑屈死不當得誣害之名施公道此時任爾強辯等到帶回本部堂那裡訊問本部堂與你個對証便了說罷復令蓋棺封墓打道回衙施公回了衙門即刻申堂嚴訊何氏仍然抵賴施公即命曾志上堂與何氏對質曾志走到堂上硬向何氏說道你於那一夜先有個男子在房內與你對飲意態極醜後聞扣門聲你知道是你親夫回來趕著將酒肴收起將對飲的那個男子藏在夾術之中然後才出去開門你親夫進門時步履歪斜入房即倒臥床上你又喚他不應推他不動將他扶起來他復又倒下你那時即走出門外將夾術中的男子喚入將你親夫按在地上你便去拏了一根鐵針出來又將你親夫胸衣衣服解開露出肚臍你便將鐵針刺入臍內你丈夫臥在地上過了一會即飛滾起來又滾了一會這才不動那夾術中的男子就開門出去你就叫喚四鄰你說丈夫是得了暴病身死此那日夜半的實在情形即至山陽縣開棺的時節那時我亦在場見那夜與你共飲的男子暗中遞了一包銀子給與件作那件作得了他銀子驗到肚臍傷處件作即濛混過去說是無傷這是開棺檢驗時的實在情形何氏被曾志這一番話說得他汗流浹背俯首無言遂認通同謀害并供出奸夫姓名施公立將奸夫捉來一訊而服當擬何氏凌遲處死奸夫亦擬抵命完案曾志即令回稟施公與山陽縣亦時常週濟後來也得了功名此是後話施公斷案已畢正欲退堂忽聞頭門外大聲呼冤畢竟是何冤且看下面分解

第十七回

淮安府鄉民告狀

蚩蝟廟巨寇行凶

却說施公結斷何氏謀害親夫一案正欲退堂忽聞頭門外大聲呼冤施公即令將喊冤的帶進只見兩個人一男一女皆有五十餘歲是鄉民打扮走至公案下面一同跪下向上叩了三個頭口稱青天在上求大人伸冤施公問道這兩人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家住那裡有甚麼冤枉從是說來不准虛浮捏造那老頭兒先自說道小人姓吳名用這是小人的老婆家住海州招賢鎮鄉門今年小人五十八歲妻子五十七歲沒有生過兒子只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已經嫁人還有個小女兒才交十八歲已有了夫家今年十二月裡出嫁

三日前因招賢鎮蜈蚣廟裡唱戲人就將女兒帶到蜈蚣廟看戲不料此一去就惹下一場大禍來了。小人與妻子將女兒攜至廟中一支戲並未看完只聽有人說道大王來了只見那個大王凶惡得很小人看了一眼也就不敢看了。趕着回來與小人的老婆女兒說道現在廟內來了多人我們走罷不要惹出禍來因此就同女兒走了。那知冤家路窄小人同妻子女兒才走到廟門口正欲出門忽見那兩大王從後走來小人恐怕他出去看見我女兒趕着將女兒一拉叫他們開好讓那二個前走。那知他兩個走出廟門忽然回轉頭來看見我女兒兩個便不走了一個就將廟內攔住一個走到小人跟前指着女兒問小人道說這小閨女是你的甚麼人。小人回他道是小人的女兒他便說你這閨女生得頗為美貌咱家大大王正少一個壓寨夫人你可將你這閨女送了咱家大大王做了夫人將來你這老夫妻不愁沒有快活當時小人聽說這話就嚇去真魂便與那兩個大大王哀求說道我這女兒已經有了夫家不久就要出嫁了。大王雖愛他生得好無奈不能從命。算我女兒命薄無福消受請大王另尋罷那兩個強盜聽了這話不但不去反更惡狠狠的上前說道咱不管你這女兒有夫家沒有夫家咱自看他生得好咱便要他與咱大大王做夫人。小人一再哀求他二個那裡肯依不由分說遂走上前來硬搶小人與妻子見他那裡惡相因罵道清平世界難道沒有王法放出強盜行為硬搶人家閨女不怕要殺麼他見小人罵他即向小人來打倒小人打倒在地他便將女兒硬搶去。小人再扒起來追去他已走得遠了追趕不上此時小人的妻子也被他打倒暈在地上及至醒來見女兒已被搶去只得痛哭一場要與那個強盜拚命又不知那強盜住在何處後來聞說是水龍窩的強盜無惡不作專搶人家財帛大人的明見小人的閨女是有夫家的這被強盜搶去的話怎麼好對女兒的夫家講。而況女兒生性極烈此去斷不肯從必至斷送性命可憐小人夫婦只生了兩個女兒今見女兒活活被強盜搶去又不知性命如何可捨得捨不得呢為此前來叩見大人申冤雪恨捉拿強人救回女兒使小人夫妻骨肉重逢感恩不已說罷大哭施公聽了這一番話只恨得咬牙切齒大罵不已。因復問吳用道你那女兒被強盜搶去的時節難道廟裡那些人眼着那強盜行凶無人過問麼吳用道那強盜未到之先廟內的人却也不少一見那強盜進廟走的走了躲的躲了已只剩了一半及至那強盜來搶女兒的時節不但人走了個乾淨連抬上戲都不唱了戲子都跑完了等到女兒被他搶去才有些入前來說那兩個強盜極其利害常到鎮上來推擾人若惹了他便不肯干休因此鎮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怕的。施公道你怎麼知道本部堂這裡來喊冤的吳用道小人也是聞招賢鎮上的人說大人這裡能人最多專捉強盜救好人性命因此才與妻子連夜趕來求大人申冤救命的施公聽罷當即分付吳用道等且好好的回家靜候本部堂給你申冤救你女兒便了。吳用夫妻叩頭而去。施公亦即退堂看官你道這兩個強盜姓甚名誰水龍窩又在何處呢原來這水龍窩在海州境西北二十里一帶支河又港四面皆是水道曲折灣環頗難認識相傳前朝有一條水龍在此興波作浪故名水龍窩這內裡有三個水寇一名叫做費德功一喚米龍一喚豆虎這三個水寇皆德功為首都是結拜的兄弟聚集了二三百嘍囉專在水面上打劫那米龍豆虎却又有兩個分寨離水龍窩有十里多路一通清江一通徐州皆是水道要隘往來客商必走之路。米龍却攔劫清江這路。豆虎却攔劫徐州這路得了財財皆送往水龍窩屯聚從前落馬湖未破以前這費德功亦與猴兒李配時常來往那水龍窩的背後

亦有水道可通落馬湖現在却已絕迹離這招賢鎮亦不過十餘里地面因此常到鎮上打探各人的資財並未劫掠過婦女這年因費德功過四十歲米龍豆虎要送他壽禮又因珠寶財物金銀綢緞察中屯積無數毫不吝嗇惟有缺少美人因此米龍豆虎便思搶個美人來獻與費德功作四十歲的壽禮所以相約到招賢鎮來及至到了鎮上打聽戲棚唱戲正合心意遂一同來到廟裡米龍豆虎前後看了一遍並沒有出色的女子心中頗不高興也就走了不期走到廟門口在背後看見吳老兒夫妻舉著一個閨女匆匆出門他二人心中一動遂趕着過去回頭一看見吳老兒的女兒不過十幾歲猶如一朶鮮花尚未開足而且生得甚美因此二人就起了念頭將吳老兒的女兒搶去大路趕前行不到一個時辰已到水龍宮內當即進了水寨報上費德功知道費德功大喜亦即迎了出來米龍豆虎上前說道你老不日過四大壽咱們沒有甚麼孝敬現在搶了一個美貌閨女一來與你老作為壽禮二來你老可以朝夕快樂快樂現在放在外面等小弟帶他進來見見你老看你老可合式不合式費德功道多謝你兩位賢弟大大的費心了說罷哈哈大笑米龍豆虎即出去將搶來女子帶進再看時那女子已是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因驚成病弱女全身

見色貪淫貞娘慘死

話說米龍豆虎走出來扶吳老兒的女兒進去走到面前忽見吳家女子暈倒在地人事不知口角流涎二目緊閉已是半死把個米龍豆虎嚇呆了站在面前呆看了一會才大聲喊道可怎麼好這樣這一個絕色美人好端端的竟會死了這可不是伴分事費德功在那裡等得著急忽見小嘍囉報了進去說是才新搶來的美人已是死在外面了費德功一聞此話歎了一聲氣道完了只是咱爺爺消受不起只見費德功旁邊有個婦人便向小嘍囉問道你看那美人還有氣麼小嘍囉道氣是有的只是嘴裡已經流出白沫來了那婦人道不妨這是他受了驚嚇一時昏暈過去快將姜湯灌去灌尚可得活費德功道夫人言之有理趕着叫人去煮姜湯一面與那婦人親自出來去看走至面前看見吳家女子生得果然美貌疊連聲催拿姜湯一會姜湯送來那婦人將吳家女子扶坐起來徐徐的將姜湯灌下又將他抬入寨內牀上睡下過了一會吳家女子果然甦醒過來只見他歎氣一聲二目微啟慢慢的將眼睛睜開四面一看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口內不住的爹娘亂叫那婦人在旁再三勸慰吳家女子也不答應只是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了哭了一會虛氣上沖又復絕過去了費德功米龍豆虎三個人急得兩頭亂跑那是那婦人有點見識因向費德功道大王且自隨他依我看來莫若將他送到我房內讓我慢慢的給他調養等他病好了再行勸他將他的心動轉過來再送大王受用費德功沒法只得依從任那婦人抬去調養合該吳家女子有救不當失身傷命過着那個婦人你道這婦人果是好人嗎是在是個極惡的貨色他見着吳家女子有此美貌他却存了一個小人心意以為此時將他服侍好了將來費德功必然寵愛此女子他亦可因這女子得了好處雖然不是壞心却成全了吳家女子完名全節後來黃天霸捉拿費德功搜出許多婦人全行誅殺獨這婦人未曾被殺也虧吳家女子一句話保全性命且說這吳家女子抬到那婦人房內雖然被那婦人灌此姜湯醒過來了不料受驚太重因此就害起病來那婦人到也不嫌煩瑣每日寸步不離殷勤服侍吳家女子見這婦人也没甚麼惡意他也不甚怕怕專們的害病罷了有時費德功追來問長問短皆是那婦人代他說話所以

吳家女子雖被米龍虎搶來，害病外，同常德功連一句話都沒有說過。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却說常德功自見吳家女子這樣美貌，真是如獲至寶，爭奈又害起病來，看者不得到手，是在著急。大寨內雖然有許多婦人，又皆是司空見慣，只得教人不能調情。而况老僧常談毫無趣味，你道他耐煩不耐煩呢？因此日日找著那些嘔囉，開甚至於打罵。那些嘔囉明知他放著美人可望而不可及，耐煩不得，尋著人鬧，却也無可奈何。內中却有兩個心思甚狡，暗地裡商議出去外面尋找了有姿色的，不論他是婦人，女子搶了回來，送把與他，不但可以不尋吵鬧，而且可以得個大好處。因此商議定了，就暗暗的出去尋找了兩日，居然碰著一個是海州有名的土娼名喚貞娘。這日海州城外有一家富戶做喜事，酒罷回來，坐在轎內行至半途，被小嘔囉看見，覺得他甚為美貌，而且衣衫燦爛，裝束鮮明，心中大喜，遂不分兒白，蜂擁上前，拿出兵及將轎夫趕去，他們便將轎子抬起如飛也似，向水龍崗抬來。貞娘此時已嚇得如醉如痴，不知是甚麼情節，不一會已到將轎子歇下，小嘔囉攙出貞娘，對他說道：我等將你抬到所在，因為找家大王，想帶美人受用，受用我等。見你美貌，因此將你抬來獻與大王，做個壓寨的女寨主。不日你得好處，你不要將我們忘記了。須念著我們領你來的情義，貞娘聞說如夢方覺，才知這班不是肯皮地棍，是強盜窩裡小強盜等，正欲與嘔囉分說，那嘔囉已經跑走了，欲待逃走，又不知路徑，只得站在那裡啼哭不止，正嗚咽間，忽聞笑聲紛起，呼喚不休，一路喊來，美人在那裡只見那嘔囉在前引路，隨著兩個婦人，後跟一個黑大粗莽，濃眉怪眼的大漢一齊走了過來。貞娘看得親切，不禁放聲大哭，口中罵道：你們這一起無恥的強盜，胆敢半路攔搶良家婦女，難道沒有王法，不怕殺頭麼？正罵之間，那黑大漢已經走到面前，將貞娘一看，哈哈大笑道：果然是個美人，咱帶得功何福修此病了一個又來了一個，說者便向貞娘說道：美人，你不要啼哭，咱這裡是個安樂窩，只要你順從了咱，不必說吃的是珍羞美味，穿的是綾羅緞疋，就是打咱幾下罵咱幾聲，咱多不怪你。還說你打咱是情罵咱是意，再封你做個壓寨夫人，何等威風，可算快活。美人，你快不要啼哭了。既以此就是啼哭也是枉然，說罷便叫那兩個婦人道：你們快將咱命爺這個新美人扶了進去，多備香湯給他沐浴，等到晚上好讓他與咱成親。那兩個婦人即刻走來，將貞娘硬拖硬扯，蜂擁著進去。貞娘一面哭一面罵著，不達好死的狗強盜，要殺千刀的賊，瘟人一路哭罵，個不住一會子到了寨內，當由那兩個婦人喚進房中，打了一盆面水，叫貞娘洗臉。那兩個婦人復又百般勸道：就如我們當日被他搶來的時節，也似姑娘今日一般，後來沒法依從了他，現在到也快活，得不愁吃不愁穿，勝如嫁了窮大漢。那兩個婦人一面勸說，貞娘還要百般痛罵，正罵得不止，忽從費德功前來，百般戲謔，貞娘氣忿不過，立起來一頭撞在費德功懷內，費得功大喜，便趁勢將貞娘樓抱起來，硬欲行事。貞娘抵死不從，却又掙脫不了。貞娘忿生一計，暗將手伸入費得功懷下，將他的腎囊拚命勒定，費得功及痛不過，兩手一鬆，貞娘才算掙脫。那知費得功此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將貞娘按倒在地，一頓拳頭，登時打死。可憐貞娘不幸作了娼姬，又遭惡寇凶淫，頓逢慘死，也算是妓女中的貞婦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漕督府老褚標獻計

招賢鎮金大力賣拳

却說施公自准了吳老兒的狀詞，允許代他女兒伸冤。即日將黃天霸、楊林、李昆、何路通、關泰、計全、李七、侯金、大力等人傳齊。大家集議

去捉水龍窩強盜給吳老兒父女申究諸人奉諭齊集督院施公向大家說道昨日鄉民吳老兒所告水龍窩強盜在招賢鎮蛤蟆廟將他女兒搶去求本部堂申究捉拿強寇但不知這水龍窩在海州那裡那強盜姓甚名誰諸位有何妙計前去把強人捉住只見褚標應聲答道要捉水龍窩強人老民却有一計不知大人以為如何施公道老英雄既有妙計取請說來某願開教褚標道那水龍窩雖不知在海州那裡却是吳老兒的女兒是在海州招賢鎮蛤蟆廟內被強人搶去老民向聞海州蛤蟆廟極為熱鬧相傳四月初一是蛤蟆神誕自三月半後至四月初十合鎮四境鄉民皆捐集資財在該廟唱戲酬神此二十天內四鄉八鎮老少男女皆去頑耍那水龍窩的強人必定也要前去既然前去他前次已經搶過一個女子他此次再來看見有姿色的婦女斷不肯就此罷休必定還是要搶在老民之意想在蛤蟆神誕前二日請兩位朋友改扮買藝的人先往該廟賣藝借此探听水龍窩強盜姓名倘能當面遇見務要設法將他姓名套問出來一面老民隨往招賢鎮往下此中却須一個美貌婦人正要有武藝的一個少年孩子才好行事只是小孩子倒有婦人難得黃天霸聽說便問道老叔要這美貌婦人小孩子何用褚標道賢姪有所不知要這美貌婦人是為誘敵之計能有這一個老夫便裝作鄉民那婦人便裝作村婦小孩子便裝作婦人的兒子老夫既扮為鄉民便使婦人做老夫的女兒小孩子做老夫的外孫帶着他們一同去蛤蟆廟頑耍那水寇見了必定來搶老夫便讓他搶等他搶到手老夫便沿途追尋前去追到地頭便可知道他的窩巢那時老夫却不進去再三附近一帶打聽他的窩巢旁邊尋着別的暗道再使那買藝的兩位朋友候老夫追尋去後他們也即遠遠隨行約在二三里路光景以便節節傳信黃賢姪等候老夫去後即便同行在招賢鎮暗地分頭住下聽候老夫的信一經得信即趕着前去約在二更盡行事所以要有個色藝兼全的美婦人誘那強人搶去這叫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又叫做追本窮源只是色藝兼全的婦人難得施公聽罷忙拍案稱道老英雄這各計策的是萬無一失好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是那婦人難得可怎麼好呢施公也明知褚標用意欲借重張桂蘭一走但不好開口却素玉又值懷孕行將足月不便廝殺所以也故意說這一個婦人難得却是兩只眼睛只望着天霸天霸心中好生焦躁暗道我妻子張桂蘭的本領也不在人下何以大人與褚標叔絕不提及他儘管只說難得難道我妻子不能前去麼却暗暗的發怒起來再忍不住只得向施公說道天霸受大人的恩雖粉骨碎身不足報於萬一今褚老叔所獻之計實在妙絕就是天霸的妻子張桂蘭也是受恩深重現放着他在這裡雖不能算色藝兼全也還可勉強一行今大人與褚老叔絕不提天霸却不知甚麼緣故還是張桂蘭不配前去不曾嗎只見施公說道天霸你可不要錯怪人咱可是因你妻子也是朝廷三品命婦如何能使他去作美人的計賺那強盜所以想來想去才說難得其人褚標也接口說道便是老民也是這般想法而況老民還有一層難處要便張夫人做老民的女兒老民如何敢當所以不敢啟齒今天霸錯怪可不冤屈了老民麼黃天霸道大人言之差矣天霸所以得有今日皆大人恩德所致即天霸之妻得為三品命婦亦皆大人所賜既沐大人恩德雖赴湯蹈火又何敢辭而況前者捉拿毛如虎天霸之妻及郝夫人同授美人計策難道郝夫人現有身孕不使前往天霸之妻即不能獨行麼至於褚老叔所言不敢使天霸之妻作自己的親女天霸却更有所不解張氏之父與褚老叔係結拜兄弟褚老叔的年紀又比咱岳父大張氏既能為咱岳父其女何獨不能為褚老叔之

女妮施公聽說哈哈大笑道我們不過碍著口沒有請他夫人倒被他發出一遍大議論來了既如此說黃賢弟是千願萬願的了但不知夫人可願前去麼天霸道便是張桂蘭雖是女流也頗知大義敢保是一定願意的施公道難得你夫妻好義激公到是本部堂與褚老英雄見識不廣了今既如此就煩褚老英雄率領張桂蘭前走一走褚標道還要使賀人傑同往一回施公道褚老英雄是在想得周到賀人傑為張夫人之子即為老英雄之外孫又況武藝才貌皆是個個精強豈但雙絕寔成爲三絕了有此三絕還怕那水龍宮的強盜不墮在術中嗎說罷大笑褚標又道那虹蜡廟齋藝奇請金大力賢弟同王郭二位一同前去彼此可以商量留計賢姪在家保護其餘皆煩同行大家欣然允諾當日退出黃天霸又向張桂蘭說知張桂蘭亦欣然答應賀人傑更是歡喜無限因向褚標與張桂蘭說道咱你今日起便要改口喚褚老爺子做公公嬌娘做母親了就是嬌娘也要改口喚褚老爺子做爹爹了咱叔父還要改口喚褚老爺子做岳父說得四人通議了一會到了次日大家陸續起程望滁州招賢鎮而去先說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三人改扮了賣藝的模樣各代兵又棍棒到了招賢鎮却是三月廿八三人便找了客寓暫宿一宵次日即持了器械前往虹蜡廟去果然見廟內熱鬧非常有進廟來頑耍戶看見那一眾少的老的蠢的俏的男的女的鑼鼓喧闐人聲騰沸好不擁擠金大力等三人在廟內揀了一塊空地將器械排在地上席地少坐一刻便站起來說了兩句走江湖的話然後金大刀擎了一根齊眉棍向著眾說道咱姓金名喚老大咱這兩夥計一叫張三一叫李四咱三人向來保鏢為業現因由山東下來走到貴地脫了盤費因此賣兩個拳向諸位台爺們叨個光借此盤費自古道幫襯幫襯咱就此耍一套起來金大力就將齊眉棍左旋右舞耍了一回接著王殿臣郭起鳳也要耍一套且看下回分解